

程



元朱澤民詩文

上集

存復齋文集序

朱澤民為童子師時以文章故與予交三十餘年間得許道寧  
畫謾爾塗抹遠臻其能在仁廟時潘玉器其才引對于嘉禧殿  
授征東提學以婦人不知其于鞭辟近裏尤用功也藝于聖門  
固曰小學之能事然以欲觀古人之象與夫繪事沒素可與言  
詩者推之其于指畫之形有切近于書者聖人於藝以游而言  
濟于道德與仁而四之一以小物不遺動息有養故耳况夫以  
山水言六仁知之所樂者于進而吾往也逝而不舍晝夜也為  
學為道一以体其重厚不遷周流無間凡得想象而求以似之  
何藝非道耶使刻意于文字不有以載道而追逐于月露風雲  
之狀庸何愈于藝成而下者此詩之國風所以出于民俗之歌  
謠後儒極力無能彷彿也澤民績學而為文理到而詞不几下





神會心得有妙于斷輪不能以喻諸子者非謂之以求售于人如凡近一輩也天下之物無影無形難以擬諸形容者曰惟風聲莊子意氣之論一以可聞而不可見者之琴之調之刁之曰獨不聞曰獨不見貌出天籟一節子露無遺則六深于文者曰精于藝耳不然孰無一畫筆能神于化工耶澤民藝能而妙由妙而神之有幾于天者言之精者為文由精而超于自得則有配天于無言者德藝兩忘道術無蹟神而明之亦存乎人澤民可與語道矣有不合天人于一耶登峰造極風詠言歸聖賢氣象相與往來于文字以狀出之山立揚休不無悠然于一見者姑將以為序

至正九年秋閏七月望浚合沙俞焯于翁序

澤民文章典雅而理致甚明獨惜以畫事掩其名然識者不厭

其多能也自茲以往澤民當豐于文而畫于畫可也

邵庵虞伯生題

澤民之八世祖兵部公雅陽五老之一也渡江後子孫僑居吳中清風素範相仍不墜而澤民兼善于畫嘗出游京師公卿貴人咸加禮遇翰馬都尉潘陽王尤愛重之奏辟提舉征東儒學不就而歸益杜門讀書而大肆于詩文今年秋予以久直詞林竊祿無補乞身而退蒙恩召還假館姑蘇驛澤民不鄙過予遺以古文一帙曰存復齋集者凡為賦若干騷二十銘二十有七記十有一序九計其他所撰著宜不止此富哉言乎蓋昔之善畫者不必工于詩工于詩矣又不必皆以文名于世故雖鄭虔以畫書詩號稱三絕而文不與焉荀卿子謂藝之至者不兩能澤民之多能匪直今人之所難求之古人固不易得也願予方



迫于使命匆々就道未暇三復而為之品題姑志其歲月于篇末以寓贊美之私云爾

至正九年秋閏七月十五日金華黃潛書

誦其詩讀其文而不識何如其人觀其畫玩其書而不識其人何如古貌長身今既獲識元之澤民漢之陸績

鄉後學吳寬拜贊

元澤民朱先生之像其世孫文以示鑿々再拜而觀玩為之贊

曰

知君者以文而遺畫不知者以畫而掩文吾以為二者皆不足以輕重夫君至如書之妙詩之神亦何足云獨其秀傑不可滅者終古兩見在漢有循良之政在元有輯復之勲猶未盡也則發而為畫與詩與文

鄉後學王鏊拜贊



存復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端石硯銘

心遠堂銘為張清夫提學作

止齋銘為元亨之御史作

古鼎銘

壽樂堂銘

太守晁侯除運使銘

教授廳銘

道傳圖銘為柳待制作

同初銘為同待制作

魏伯禮漁源亭銘

武夷山銘

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公提調海漕政績碑銘

賀夫人阮氏銘詩

肅政銘為趙宗吉僉憲作

知止堂銘

淳雅齋銘為杜克臣作

高德基太守善政銘詩

金壇縣尉廳屏銘詩

四言銘詩送高文海秀才游京師





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買公世德之碑銘 君子堂銘

詩美丁誠之經高書滿之歸 衢州白太守善政銘詩

標壽齋銘 自警銘并示方山弟

楚山圖銘為元顏子中僉憲作 府判銘為馮進道作

李加訥左丞祀海神銘 石几銘

壽域銘為吳思可左丞賦

雪屏圖銘為秦元之治書作

生：堂後銘為豫章胡伯雨賦

周凌雲思親圖銘 萱壽堂銘

希遠齋銘為李一初提舉作 太守師侯碑陰銘

第二卷

玉京路承天寺藏經閣記 凝香亭記

石魚亭記 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劉大本拙庵記 下將軍新廟記 成慶堂記

游江陰三山記 聽竹軒記 雲龍山石佛寺記

靈壁石記 游靈巖天平山記 舒嘯臺記

第三卷

雪獵賦 幽懷賦 沅湘齋辭為嬖子山太監作

秋風詞為柳道傳待制作 有懷子山學士

秋日送譚道者北游 招孝子詞

有美人寄李溉之負外 思君子為王結學治書賦

軋賴機酒賦 天明辭寄元顏子中都事

盧叔亨秋山齋 挽馮侍御

山陽招隱辭為段吉甫助教賦 答招隱



黃鶴歌悼亡妻  
南山招隱辭寄王君實左丞  
答招隱寄元顏子中都司  
棹歌  
遊朱方賦  
朱蕙蘭  
濯滄浪

第四卷

鄭決滌詩傳序  
臨川曾氏郊祀禮序

集清畫序  
友山詩序

送和九思之紹興路同知任序  
送延平學錄序

送馬清風道人北游序  
送長洲教諭序

送海道鎮撫莫侯北歸序

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詩序  
吳興沈母詩序

王可矩參政小像詩序

送譚清叔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送韓伯臯參政之湖廣序  
送鄧汝霖游京師序

湘中廖如川談三命序  
送強仲賢之京師序

送傅文博之京師序

第五卷

高麗金元直于海東得趙子固墨梅求詩序

贈錢剛中序  
贈醫士碩叔原序

送陳誠甫下第序  
贈張允道序

送新安程伯義之吳江州直學序

送楊儀父游京師序  
送顧定之如京師序

送鄭學可山長序  
送張尚書序  
送王郎中序

送王尚書序  
申生論  
盜殺韓相決累論

壻閩躋說  
潛虛易說  
異域記  
蕭景茂傳



第六卷

朱氏族譜傳序

第七卷

李伯時二疏圖贊

舜歌南風詩書賜功德副使臣旦

贊

湯先生碧山圖贊

丁晉公畫像贊

太極圖贊

韓克莊侍郎賀蘭山圖贊

貞觀西域圖贊

雪鍾馗圖贊

吳仲常太守德政碑贊

跋蘓武還漢圖

跋王儀伯尚書窠后

跋讀碑圖

跋糜光祿世譜

跋司馬溫公于范忠宣手帖上書通鑑藁

跋瀛海圖

跋鍾馗氏小妹圖

跋雲海圖

跋王達善山水圖上

跋張南軒先生帖後

蘭亭叙跋

跋馬遠畫瀟湘八景

松石材子贊

跋徐孝子和傳後

山水圖跋

書黃竹村漫藁後

強山人小像贊

題朱元暉集畫冊

溥泉圖贊

石岩春政山水圖贊

買道寧山水圖贊

題高彦敬尚書雲山圖

題王恭政贈畫士俞洎澄序

跋

題宋思陵書東坡二詩

跋大星記

題成性齋

跋黃子文詩卷後

起醵圖贊

跋明皇行蜀圖

祭呂梁洪文

祭太尉潘王文

祭呂仲山縣尉

祭王叔能參政文

祭鄭信卿左丞文

祭柯敬仲博士文

祭亞父塚文

代諸生祭陳寧極先生

祭亡弟方山處士

壙祭文

重建天王堂疏



河西僧惠廣住觀音菴疏 馬清風道人結屋疏

請諸儒文會啟 謝元顏子中御史薦啟

寄王君實侍御書 寄克莊侍郎幹公

寄邵慶虞先生 上王伯洪中丞書

上山堂院使

第八卷

錢塘江樓晚眺 陳留二首 雙松

黃子文製筆 晚春即事 賡龔子敬十清詩

團扇古木自題 秋林平遠扇畫 泊梁溪

漁釣 十四日泊安陵 題撫琴士女 誦書

倦織 佩巾 和龔子敬先生游春韻 泊淮陰

游吳江懷陸子順 送荅罕同知之南雄

送吳思可平章朝京 贈黃竹村老儒畫梅竹

送周元禮任福州蒙古學正 題唐明皇幸驪山畫

對月 讀書 山水畫詩呈解之昂御史 五春

次方叔淵先生自趙屯歸城中韻

二月廿日夜夢侍先妣 伯勞捕雀詩寓太湖張君用

林亭賦所見 送馮海粟待制入京

寓武林聞失火 渡揚子江

懷權贊善李仲思二宰 次韻陸友仁寫二首

和虞先生榆林中秋對月 大長公主府辟花屏詩

次韻貢仲章學士題仙山畫 寫懷次賀伯京提舉韻

古意 十二月臘日雪 石民瞻山圖

游西山作 泛太湖訪友 季宗攝窠石畫



為張疇齋承旨作仙山晚渡  
挽王丘璋  
得家書

題拙作小畜  
題金奉礼所藏浮玉峯  
壽安山呈拜相  
為儀鳳山作

為八札御史作山水畜  
黑谷東路山  
山阿  
昔先人舊廬

臨清渡呈馬伯庸學士  
和柯敬仲博士幽蘭詩  
晦岩詩贈僧了覺

送諸葛子熙還江西  
馮懷  
感古

和楊庶夫縣尹游山詩韵  
三爰詩

題王大令書裙畜  
寒食日偕俞元明過城西劉月心

雨中奉寄張清夫提學四十韵

第九卷

過岳鄂王廟  
丹陽道中聞雞

贈成紙呂生

十二月七日夜紀夢四絕  
出郭  
居庸關雪  
訪劉道士

重過彭城  
次韻虞先生題曹霸馬

贈江少卿四景畜  
題趙仲穆瀛海畜

詠袁子方撫琴  
陶淵明歸去來畜

大明殿正旦口占  
賀張景亮知州致仕韵

送劉德璋提點還宜興通真觀

題趙松雪江山萬里畜  
游梁溪暮歸

簡蒙古松壑員外  
和王維學治書韻

送張仲舉赴集慶路學訓導

送趙季文任湖州錄判

俞元明參軍雪中以詩招飲就和韻時學士東泉魯公大



恭叔能王公御史子昭郭公同行

送達蕪善元帥赴浙東

題豫章山房

三月十八日卧病感懷

過魯橋

和李仲節詠落花韻

次韻龔子敬先生題春申君廟

大明殿口占

次韻李紫贈鑄工何生

和虞先生題武當山張真人別業

澧州謝氏義濟橋詩

登五華山次李公饒韻

送吳宗師南還頌香

次韻王結學恭政四美人齋

題趙李文茶屋

天宮寺僧寅叔恭歲宋王元之詩因

次韻

居庸霽雪詩呈拜相

漢銅布符歌

題張縣尹書巢

借張清夫登道場何山用坡仙韻

題張德昭藏李東原畫岩居仙人齋

題石崇錦障齋

張恭政所藏太真上馬齋

又聽馬滾塵齋

仙山齋為趙彥昭賦

贈張鍊師游京師

次韻顧昌齡求畫

和趙李文感策吟

詩畫送高三山還江西

讀南史

第十卷

陪于思庸訓導登道山亭觀梅用坡仙韻

題趙學士畫牧馬齋

除日

陪楊仲弘先生觀董羽畫江史吹笛天龍夜降

次韻林彥采賦小壑雙睡嬰

十月初五日泊齊州飛虹橋

過保定阜城縣值雪

觀內廐洗馬

渡江逢故人况肩吾

宿張大使書齋晨起畫扇

題王太卿瘦馬



題織錦迴文圖

讀書圖詩為高德進作

上元夜聞有司括勘田糧并禁金玉甲寅歲作  
為鄧靜春作幽谷圖

之

李圓峯學士仙山圖

康知州幼子能作大字詩以慶

雲山圖贈解之昂御史

張雷所道錄仙山圖  
和李旅亭聽表子方彈琴

春莫感懷

題高彥敬尚書房山圖

題洪谷子雲山圖

和李子紫烟江圖詩

題張樗寮楷書公孫大娘舞劍器行

送李益齋之臨洮

王編修邀游西山海子

居庸南口呈王純學恭謙諸公

題長江圖

題袁伯長學士畫

春堤游子行

送王中除翰林編脩

和龔子敬題趙松雪書大洞經

讀隋書楊帝平陳

謝王止善經歷徐復初知事送東陽酒

八月十五寓武林觀潮呈武良弼太守廉御史達宣差頌

仁甫邵文卿諸公

為史玄圃作仙山圖詩

寄潘仁卿

題令谷里末御史郭熙畫

德政碑

無祿員

外宅婦

富家鄰

官買田

水深圍

前妻子





存復齋文集卷之一

元征東儒學提舉雒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璉彥輝校正

端石硯銘

延祐六年冬德潤以太尉藩玉見知徵入京師道經淮  
安得端石硯作硯銘曰

美哉茲硯平而不砥方而不器涵文之英蓄文之粹滋文之力  
養文之氣是謂筆墨之粹礪

心遠堂銘為張清夫提學作

人之虛靈秉彝好德一理萬殊惟心之則心遠地僻靜德之復  
不遠伊邇繫心知止太湖之  
松溪竹軒君子構堂孰迫而宣





遠乎無垠六合俱春心與忘張公其人

止齋銘為元亨之御史作

惟士之志北南西東匪動則貞悔吝吉凶是以君子或息而止四方一室知止所履止孝惟子止敬惟臣匪止弗安匪安弗臻渤海之原齋居拳服膺至善止哉勿遷

古鼎銘

至治二年春集賢士士賴奇識律得古鼎真堂中且諗朱德潤曰斯鼎形範歸元文錢朴雅其三代之製與德潤曰昔后玉君公列鼎作有由自易姓迭興君或命之臣亦作之列食於家豈特廊廟今學士公溫亮淳厚質直有容俱封向之謬銘儼考甫之三命寅畏小心承家之光乃真斯鼎所作堅不妄質文不飾華公則效之惟古是式匪玩其物前人作之公寔用之

尋究先代請曰公鼎庶幾似之銘曰思古二字在斯鼎之下範金作器虛中央三足負峙奇耦張黃耳玉鉉昭文章草故鼎新止吉祥饗餐戒味早膏梁錫錢象形俾勿忘昔公先王平炎方豐功茂德佐世皇偉哉斯鼎今在堂對揚休命釐爾章式偕祖考祀孔明請和益梅續馨香

壽樂堂銘

至元十二年王師下江南時呂公浩叟以故宋命出使軍前持節見淮安忠武王抗辭不屈明年南邦混一宋臣悉朝于京師公與焉朝廷授公嘉議大夫淮東宣慰使仍賜金符玉帶寵慰其行公拜命以疾辭職歸卧吳中二十六年而卒初即虎丘之陰構堂扁曰壽樂且曰人生百年自古賢愚之士同歸丘隴其不朽者惟名義耳吾幸際天朝得完首領以歿將何望乎於是



以餘資豐酒肴延親舊披圖玩史以樂其天年大德間公歿其地今公之孫濤求余寫其堂之景且徵銘焉德潤以先大夫淮西之役於公為世契而濤又與德潤游乃作銘詩誦公之萬一云

巖三高堂翳其松篁山川縈紆享公之歲公昔抗辭受命不欺南服既定未朝京師宏矣大元覆天洪庥勸孝移忠寘公列侯錫以衣裳玉帶金符順天受命歸休于吳中堂有血燕寢孔碩未我友朋樂我親戚不夷不惠繫公之德子孫千億未世其澤

太守晁侯除運使銘

公田廬八百其畝侯之未吳民思其撫侯之去吳民食思飽鄉土異宜與眾聽之勿信小言小言或欺為政在官賦役在民斂之勞之高下俾均侯之運司邦境則隣凡此牧養孰非吾人

匪嚴弗威匪寬弗安寬以字良威以戢姦夫此其中莅事則狼凡百有政古式是觀

教授廳銘

漢之校官今郡文學典教泮宮橫經師慳吳邦之風思魯一爰律已以先席則人勸言慎行備乃式乃矜勉茲古訓庶列槐陰

道傳圖銘為柳待制作

粵稽先天孰玄孰黃人文既闡圖畫乃彰繼善成性由陰與陽維彼先覺純一惟誠行在天下言在六經如愚惟顏一唯惟曾何莊之辭土苴緒餘奚苟之辨指禮為儒瞻復日月云何其獨高山景行庶幾在目

同初銘為同待制作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制有定其象可模念彼厥初同此一善



太和坊北原曩萬安山川草木發生于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魏伯禮漁源亭銘

漢中之丘漁源之汜左貯終南右環沔水有美一人結亭其址  
竹樹紛披烟霞綺靡宇宙中和襟懷粹美漁以溥施源以知始  
書盈架饋酒在壘洗山迴亭 君子所履

武夷山銘

元氣孕物武夷秀偉石結群象雲行雨施玉女峰高蒼屏隱翠  
有祠者屋徽國所祀學究千載道濟斯世念者漁洛有開群蒙  
不有朱子學傳軌 剖纖悉理窮軌通九曲迴溪山高水深  
明月當戶清風在林溥博淵泉以慰我心

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公提調海漕政績碑銘

至正四年春上命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公提督漕

事於吳遵舊制也于時岳公既來漕府長佐賓屬咸在公曰海  
運國之重務官有定制事有常程爾皆能職矣又將奚言然而  
上既付予以綱領其敢不夙夜在公敬承乃事汝惟昔勤于官  
用選在茲漕有良規汝擇其長來告予其從之有愜于心不順  
乎民予其餘之衆咸曰嘉言若茲敢不聽從公既視事俾各甲  
戶之俟官給直為脩橋纜頤稍斫之費者即預期界之使從容  
完葺毋迫期苟且其春夏漕官督運夫裹糧裝載巡視舟楫比  
歲例探籌投鈎益嚴至若銖斛之量倉貯有登升聚斗之費運  
舟有水蒸日曝之虧漕府以是與諸郡歲常抵牾公使各聽所  
損量得其平初公至吳有司館穀一皆弗受及抵崑山次舍見  
供張重帝庖饌豐美愕然曰此非民力所致乎却之弗領所屬  
化之悉從簡約歲兩運下吉每先期祀天妃于郡城崑山路漕



廟所官屬具集公帥執事齋後宿廟下周賤糶濯隋冢逆牲奉  
幣享神之旦五鼓樂既奏公率掾屬漕府官以下恪虔致禱拜  
興肅然因敢忘詳由是兩運既發海無驚濤舟行如履坦途嗚  
乎自海道通而東南之漕運日益若京官廩祿朔方軍儲庶民  
足食咸仰于茲五十年間太倉之粟紅腐可謂盛矣然往年漕  
期或停波沸騰災異百出而公是行也政平事簡糧艘具達于  
直沽蓋所謂天神祐其誠漕府贊其美有司憚其嚴民庶樂其  
惠又能慎終如始則其休績可不勒諸金石以永其傳乎公自  
初筮仕部郎官歷臺省幕職尚書兵刑部集賢學士兩臺治書  
准西廉使參政湖廣留守上都行宣政使凡二十一遷而陞江  
浙右丞則公之素行不有偉度長材以獲知于朝廷者其何能  
若是乎是年漕糧為石二百六十四萬餘舟為載一千四百有

奇夏五月漕事畢公還于省吳之屬司邦之民人懷德不已乃  
俾德潤為文記其事且為詩以歌之曰

東南漕運歲集海邦官賞其直力役其砥府長有屬時惟後龐  
國有常度孰擬其章帝命省臣俾提其綱惟此岳公克畫其良  
如機運軸一轉百翔漕夫既來仰給相望公則先期付幣葺航  
江左列郡廩貯其糧漕舟往載官吏具張俾各投鉤毋辭遠方  
銖斛之較俾平其量次舍重帑公辭弗當有司奉宴公謝弗違  
歲次天妃牲牢戎將式轉其誠齋後稽顙焚幣于庭齋酒芬芳  
神頌未歇錫祉禳、飲福燕喜鼓鐘煌、始時運夫貪官之償  
嬉笑出沒習水登櫓或繫其役嘯歌傍徨今欣而詭如履土疆  
曰公惠我保我家慶曰公福我千艘葺航公誠之故神庇我昌  
厥明啟舟公餞于艗櫓烏北指鸞旗央、公曰漕官勉尔是行



國有大順毋悼海洋南風送帆海波不揚天妃効靈百爾助祥  
相以漕役既達于京有儲積民以久康懷來之思敬矢弗忘  
列諸堅珉以示久長

賀夫人阮氏銘詩

泝真和柔是謂婦德慈義惠訓是謂母儀惟此儀德夫人有之  
式婉其良子孫蕃滋浙江東來雲山披改卜是宜我作銘詩  
孰以比德說之益斯

肅政銘為趙宗吉僉憲作

維天有理維民有彝淳風既斷禮義乃奮爰立王度教之治之  
群牧星羅臬司是規維以分憲百司綱維明以燭遠聽以察微  
民曰趙公來撫我羸疲瘡無苦趙公是咨庶政有缺趙公是禪  
女奴暴作慮趙公弭之民瘼孰恤趙公去之惠此南國民將教之

知止堂銘

人生而靜動乃其机行必知止履則弗危貌焉退速定乃神怡  
安而能慮止故弗移事物既接眾情交攻不有知止孰究始終  
猗與馮公克踐其實構堂揭扁進退惟式左圖右書玉昆金友  
出則奉公入則善守高堂巍誰其馮師曾思心傳其迄席几

淳雅齋銘為杜克臣作

元氣絪縕萬物化淳人惟至靈心德曰仁中含太和雅素合真  
含哺鼓腹林而群有赫帝治陶匏結繩禮物始備玄酒太羹  
孰為犧尊下散其楛孰為丹漆不素而斷民流俗滿世競抵欺  
朴素不復言淳行違繫我杜氏世德之美淳以性天雅以正始  
仕優則學力致其勉頌之素之匪石弗轉

高德基太守善政銘詩



大江東南甲郡惟吳國賦歲夥民生六幼三農食力終歲糧食  
不有賢守孰恤其瘠六有威里官寺陪租民浚其膏里奇助輸  
高稅權酷百役具將不有賢守孰寬其債維此高侯倣漢三杜  
善緝其民以永全譽

金壇縣尉廳屏銘詩

金壇之圻宰邑所治高君作尉未撫瘡痍先令後罰聽之信之  
弗使飢寒庶恥是衝凡此蒞政克念在茲豈惟尉邑作郡庶几  
四言銘詩送高文海秀才游京師

惟士之生京兆蓬矢志在四方動則以禮後矣文海有嚴父師  
幼學壯行惟此其時京師之陽河水決之送予行邁觀國之光  
京師之色多士雲集願予擇游謙以受益烜赫貴勢勿肆以趨  
華侈宴樂勿慕以愉徐行弗顛慎言靡悔矢詩不謏歌以贈子

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買公世德之碑銘

皇元混一區宇際天所覆罔不臣服于闐尤先效順時則有若  
不花刺氏以佃巧手藝入附從置和林又遷于西京朝廷設局  
院官曹以領之今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買述丁之曾祖洪城公  
寔在焉公諱馬合麻以天文之學獲知于朝不屬局院領中統  
初親王阿里子奇叛公與其子撒的迷失隨官軍相事有功詔  
賜名馬白金至元十七年國家建洪城七衛授公百夫長及洪  
城公病篤呼諸子謂曰吾自內附以來心懷忠報未竟所懷汝  
書勉之命長子撒的迷失居京師充禁役次子哈散襲百夫長  
季子烏馬兒早卒撒的迷失即今資善公之祖也至順中以資  
善公貴贈咸陽郡公生一子諱阿合麻即資善公之父也亦以  
子貴贈咸陽郡公年三十二早卒夫人阿魯溫氏生二子長即



資善公次曰間。仕止集賢院經歷一女適翰林待制軋哈麻  
成陽公歿後夫人守義不移哈散等嘗有闖墻之侮夫人辨甚  
直朝端憐之白成宗皇帝得呈書護其家且勅其子執經太學  
後亦以資善公貴封成陽郡夫人初資善公以李村回丞相奏  
從大都丞相入宿衛至大中授尚服院長史再授利用監大使  
京畿運糧提舉河間運判集賢經歷俱有能聲蓋成陽郡夫人  
嘗訓以事上忠律已庶撫民仁以致公之顯貴焉學士楊公德  
方作錫類堂記以褒之泰定二年公拜南臺監察御史即言出  
使官三品以下止給驛餉一名以種民力天曆初拜內臺監察  
御史言為人臣不可僥倖蒙古翰林院官書數請璽書護持乞  
追還官不得再請又言官買民物不許減其常直京城耆老舊  
設五十名近五門南城續增設一百名皆富商托此庇役乞止

仍舊朝廷皆從之至順初出為山南廉訪使至則首平民役俾  
置文簿編次以十年週轉甲者先之乙者次之時歲飢公勸率  
富人并移官錙賑濟疾病者命醫視之至春遣復鄉士并遷戶  
部侍郎言歲和織素緞止宜改織平綾首官費三萬五千錠又  
以造鈔局民貧人給綿布一疋迄今行之是年朝廷以公材幹  
皆母氏之訓旌表曰貞節之門後太夫人壽至八十公再陞左  
司郎中至正元年拜戶部尚書言為國當節費養民乞停不急  
之務及造鈔局并遷河東憲副中書請復公為長尚書加授中  
奉大夫公以兩京供需煩民官給鈔本界之居庸北洪贊地及  
狼山土墓燭未店民病遠汲公首捐已俸二千五百緡復請于  
官得給錢鑿井居民使之翰林揭公曼碩嘗銘其井三年陞中  
書參議詔賜雲龍金帶四年轉宣徽同知旋授資善大夫中政



院使至正七年國家以軍儲之重起公為海道萬戶府達魯花赤公至之日斟酌權宜盡轉輸之道九年又起公為江西等處茶運使將行矣使謂德潤曰吾家世忠孝盡瘁國事則以子聞之丘隴未有以彰厥祖考者子盍為我紀其實而銘之嗚呼古者有功銘于太常世其任子今不花刺氏未歸王庭效順夷險止于七衛長獨資善公以母氏之化克勤政治為時名卿豈不偉與而德潤托知于公者素矣義不敢辭乃書其祖代且願公益勵前脩以永世德焉銘曰

美

君子堂銘

苞蘖之卉拱把之木豈若尚氏堂高樹竹君子虛心卑以自牧君子勵恭節以自勗載歌衛詩惟彼淇澳挹此歲寒溫其如玉詩美丁誠之經歷書滿之端

欲繫者駒伊人之乘食彼場苗懷此惠政豈無甫田力民代食千倉既盈十畝惟役服箱有并荷耒有農：歲報食積者如壩焉得賦均同隄同畛莫匪玉土分惠其負

嚮州白太守善政銘詩

猗與白侯牧伯之良善頌其民庶于樂康初嚮之人困于賦役稅者倍償勞者弗恤民飢而踰無隙可逃侯曰均役毋重其從等甲之殊聽力以敷道強撫弱養老慈孤民教而勸吏勤以龍



居者樂生通者復業帝曰守臣惠利我民寵錫其章束帛來臻  
柯山蒼蒼善政遠揚我作頌詩俾民勿忘

標壽齋銘

龜靈而雉雄文而翳材為身累也豈惟木與人小年非菌大年  
非椿標之壽也食吾真

自警銘并示方山弟

人生百年今其已半難得者親扶持患難富貴負賤豈非命運  
君子脩身克己安分儉以處家勤以治生勿配于酒毋肆其情  
勿逢人短毋矜自能出言慮後室欲防萌勿以毀怒毋以譽歡  
毀或造言譽乃佞端正塞憂感庸玉汝成敢告吾弟兼以自銘

楚山圖銘為元頽子中僉憲作

六書之教二曰象形刻諸鼎彝揭之旂旌用昭憲度以節禮刑

去古既遠風習淳漓政繁法夥民情愈欺侯伯邦守字養或虧  
爰陳臬司俾繩其違我凡大夫忠厚而威繡衣換節僉憲南陔  
令肅政成百度惟清作此好畫以代勒銘

府判銘為馮進道作

府判貳郡古曰郡丞方題別駕車列屏星姚崇佐楊政條簡肅  
元忠檢洛景權憚伏桐川之陽靈山蒼、佐治通守宣化府堂  
馮君蒞政廉直不欺惟古是則姚魏其師

李加訥左丞祀海神銘

維誠感神維忠報國祀神祈民穆然弗賈公昔在朝縉紳屬目  
及副憲政未惠南服禱祀海神下補坤軸長驅蛟魚民獲安居  
有懷令德頌聲載途吳山宮堯浙水縈紆民歌公功與石弗渝  
石凡銘



端溪之石質堅理密琢為直几可憑可拭朝兢日惕弗教怠惰  
日省吾過憑几而坐毀譽相尋榮辱危殆登高自卑損者益之  
日省吾私憑几而思

壽域銘為吳思可左丞賦

大哉壽域仁基義垣東序養老西郊尚賢政教之澤洽乎人心  
天地覆載日月照臨皇建有極宰臣變理五氣所順四序時履  
雍容吳公荷帝之錫五福具來好是懿德武訓忠孝貽謀子孫  
願崇令聞佐國佑民岡陵之壽松椿之年載穀永昌如此頌言  
雪屏圖銘為秦元之治書作

天地布氣陰陽潛幾為豐為瑞六出霏、山川聳玉草木成其  
乃卜有年乃歌衛詩四時順序休徵攸宜司特雨露膏之沐之  
譬彼風雷身之毒之君子設教萬夫是依愛之養之誨之勵之

肅若瑞雪降當其時勗此秦公庶几似之

生之堂後銘為豫章胡伯雨賦

天地成化仁心生物萬安一理維誠無息五行殊功二氣寔体  
動靜互根那有終始元者善長生、相續結善成性中和位育  
仰彼先覺有開我蒙圖書之作萬世永功

周凌雲思親圖銘

孩提愛親天性之表爰失怙恃所思無窮問之前人曷棄其族  
今田復完食祀嗣續思親之里雲水曷、思親之子克世其美  
中田有庠貽謀有書太史善志以永厥福

萱壽堂銘

大椿之年比黃耆喬松之齡宜爾後堂若孫孝子構堂孔阜班  
其彩衣進其醇酒如萱之忘憂以祈壽母



希遠齋銘為李一初提舉作

秉彝好德惟心所發過勿悛改乃協厥中矣哉衛遠克已實踐  
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希之者誰曰惟李子寡過未能式念在此  
湘南之壩有齋隆然茂以草木鬱乎山川居焉有面學焉有書  
希遠真精俾復厥初

太守師侯碑陰銘

賢哉師侯弗猛弗欺抑彼殘暴撫茲瘡痍疲民懷其德久若渴飢  
頌聲載石如師侯治後未太守視此作碑

存復齋文集卷之二

玉京路承天寺藏經閣記

維至靜可以感至動至寡可以合至多至無可以召至有此物  
理之自然而人有未之覺者故佛氏居深山窮谷而土木其形  
嚴高鳥其飲食初無求于人也而人見其土木形骸而為鳥飲  
食也于是有結廬而舍之者捐衣而衣之者盪食而食之者由  
是至靜至寡至無皆轉而為至動至多至有而人不覺焉方其  
深居靜默自寡言至于無言一佛氏也自一言至于萬言六一  
佛氏也何哉人見其人之趨慕之未之多也始以利益扣之佛  
不以利益自新而隨問即答如國王如長者如居士如此立者  
皆雲集而問答愈繁其辭愈多乃至演為五千四十八卷也其  
書自漢唐以來由西域而播于中國由中國而播于東土則若



三韓之人建閣以藏其經者是也所以奉其教者比中州為尤盛又非特結廬捐衣饑食也至治三年高麗王京大承天護國禪寺因其佛殿之西爰荆築垣構木運甍役不計工用不計直棟梁翬飛金碧炫耀為藏經閣者大小共十有三間自屋楹而下列而輪軸而棲匪于其間藏經至三藏焉噫予聞之佛云以性命之宗究生滅法自有言至于無言自不以言至于不以無言則五千四十八卷之多為有言耶為無言耶為不以言耶為不以無言耶以藏經閣之宏且麗也為妙莊嚴則生而有相者耶抑滅而無相者耶然有無生滅之道人能覺之而不為有無生滅之迷者抑有其人焉抑無其人焉泰定二年春三韓比丘善謹來求予文以記其閣成予欲無文而善謹求之至懇之功故不能無文而以空靜空寡空無為佛氏之功用以無言無相

為性命生滅之理書于藏經閣下善謹歸而刻諸石雖水米德潤記

凝香亭記

大元一海內列郡縣梯航萬里咸以釋遞傳達且建候館餽餉相望于道以待使客敬上命也姑積驛遞南接行省北抵大江東南負賦并兩浙閩海之供悉繇茲道是以送往迎來歲無虛日大德間郡府葺其舊館適民役告勞工弗克固距今二十載風雨摧圮無完客所元統三年秋太守張侯正議頌以賓館春秋所廢益繕完之而慮民力弗給乃為倡首并率諸僚佐捐俸以備工費雖一木一石一磚一甃躬自指畫故工役相資材物就聚民不勞而事集自秋踰冬凡四閱月而館成乃于其北築亭為使客休息之所仍得江浙行省奉政知事李木魯公題其



扁曰：疑香用唐刺史韋應物詩意也。亭之傍栽花植竹，曲闌迴檻，紫帶左右，墻垣高峙，窓牖翬明，當為浙西驛館之勝。蓋昔人所謂疑香者，刺史之燕寢也。今太守則躬處卑隘，以昔人所云者為賓所焉。太守故佐命功臣濟寧張侯之孫也，聽政之暇，與民休息，今寔以天子之使命，惟重迎勞，惟謹是營。斯亭夫使客解鞍停橈，登高望遠，瞻泰伯之舊墟，訪館娃之遺跡，未游于斯，息于斯，飲食於斯，則凡暮至晨往者，寧無預惜之心乎？太守既俾僕記其亭之作矣，仍為之歌曰：

吳山壘，江水瀾，作亭于館，太伯之里。太守慈喜，執掌奠洗，餞天子使，石湖粼，橫山岫，惟此使客，執轡旣，如公子札，萬國是賓，或負厥篚，沉，楊舟未觀，于亭載歌，載游謂以太守，賓禮孔脩，經之營之，教之食之，匪教弗勸，匪食弗滋，百爾來使。

視以銘詩

石魚亭記

至正元年冬，理問和侯九思治地于抗西湖之集慶山土崗面，陽石老泉清杉松檜樅交樑于上，蒼藤碧蘚曼聯于下，工役之始，銑車既舉，鑿深九尺許，得石焉，狀如魚，昂頭掉尾，有躍禹門鼓北溟之態，上工不敢私有，而進于侯，曰：吾方鑿池置魚而石魚出，豈其徵耶？于是鏡石畚土，疏泉瀦水，置石魚于其中，仍結亭其上，環以竹木，軒窓丹漆，碑瓦蒼黝，嘗與客游于斯，亭觴咏在前，鳴聲往來，四山圍繞，雲霧滃鬱，石魚于泉湫，是可樂焉。雖然，魚介鱗之水族，為鯤鼓浪成雷，噴沫為雨，乘長風一躍萬里，池圓沼之能畜也，今移形山石，毋乃易其性乎？噫，吾知之矣，侯少勤敏，及官理官庶，約有為方駁，進用而



輒以來山釣水為事茲后之出豈非湖山之靈托形象于變化  
以遺吾子乎何哉狎于情者情其志安于小者忘其大此君子  
所以寓意而不留意也與若丙穴之嘉魚浮陽之儵鱗以鹿于  
留烹于校人而已曷若是石不墮鉤餌不為腥腐有飛騰變化  
之象九思觀于茲而思其托風雲于高遠者則他日之所就又  
豈非石魚之感勵耶書以為記

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嗚呼道之大明也由徽國朱文公生于東南道之復明也由魏  
國許文正公生于中原蓋文公歿十年而許公生二公之學相  
距四十二年而傳相去數千里外而合一且得時行道以濟世  
豈非天乎初文正公以其學講授于魏郡壬寅歲始詣種門因  
左丞姚公得程朱之書于江漢趙先生遂一文舊習精思默契

萬志力行為時儒宗中統初元以實太史薦應詔入見至元七  
年拜中書左丞八年授國子祭酒講授國學其後弟子繼司鼎  
鉉四方學者咸知宗朱氏之學其于贊治之功豈小補哉至正  
二年天台陳君仁本以文正之學播于海隅即慶元府治之東  
構祠塑像列于學宮將以春秋專祀于公而又以姚趙二公合  
食于堂終歲設教養士然而廩餼供張尚未完也三年踰浙右  
泛二江將金陵以需成于臺端豈不謂有志之士乎今陳君得  
請將還乃作歌詩使婦以祀公歌曰滄海滔巖宮祠冬臘  
夏薰責然未思昔公在朝佐聖濟時闡教燕魏入炬出規江漢  
之許公學之緒姚實交游程朱傳註始時諸生質朴而武今文  
以嬉周旋拜舞相業將畧公之薰漬邦範國紀公之能事公祠  
于南孰敢不欽或謂海邦祀其美歆益公精誠布于異俗較如



日星何幽不燭夷風感化列于編氓奔走慕義未瞻公庭林風  
山月神思洋洋三籟籟在庭我歌孔揚

劉大本拙菴記

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知周乎萬物者人也其林三摠三曰趨  
事赴功以樂其生者人事也中世以降民風翫淫妄詐百出故  
賢人君子或晦迹岩穴忘情軒冕或問如不知或犯而不校往  
三以高節邁世而立言于不朽者有矣若古之辛甲鬻子下逮  
長盧王狄其言則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至老聃氏則謂大巧  
若拙而陰符六謂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以蓋所謂古今善處世  
者矣劉大本居淮之陽暇日葺茅茨堵垣墻築室為隱居計仍  
以拙菴自號且能謹于事物之接以豈非善處斯世者乎予予  
是而有感焉嗟夫聖人脩身立教凡所以處網常而不惑者納

之於中而已毋使過焉毋不及焉即父子而父子之道親即君  
臣而君臣之義定即寒暑而寒暑之歲功成即窮達而窮達之  
天理得凡所以虛靈應物而不窮者若持權衡然不失其正而  
已又豈以伏藏之道存乎心哉苟伏智焉藏巧焉則事物之接  
而觸吾心之是非得失者不得以直道過之也夫豈真誠之謂  
乎夫豈用拙之謂乎雖然人固有質而不文拙而不巧者則亦  
勉之于彬三君子之道而已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蓋得其序則安矣劉君以拙名其庵慕古人之志欲行古人之  
道居是庵也其必有擇焉書以為記

下將軍新廟記

至正二年 月 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許有孚言  
故晉尚書令忠貞公下壺之堂而在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



南偏歲久祠宇不治考晉史載公之忠二子之孝昭如日星後世仰慕而使行道之人過其故祠顧瞻咨嗟有不能釋然于懷者若無以興葺其廢對植其高則將何以表章其風烈而懲勸後世者哉矧今聖朝追崇古忠賢之祀典有司禮文具在具可弛諸由是臺臣咸是其言俾集慶守臣請于江浙行省得官出緡錢計一萬五千而更新之仍移文永壽宮主者虛白先生陳寶琳總督其事有司相地度材命工計直擇以是年 月 日構始至正四年 月廟成先是延祐之初寶琳之祖樞公欲脩之而弗果至治間官葺之而弗固今虛白先生自始督工及終經營輪奐之美無遺錙銖故工不費而完好廟當通衢東西植兩坊額曰忠孝前建三門縹以周垣夫以兩廡術道森嚴廟室中起以奉忠貞公之像而以劉將軍起鍾侍中雅配享公之二

子於盱脩食後宗寢室則裴夫人主之宮宇宏麗軒窓華明足以聳觀聽而發遐思昭神靈于既往啟忠孝于方來於國家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偉歟初忠貞公在晉室廉潔切直不肯苟徇時好時則慕王澄謝鯤之放達公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嘗觀東晉之衰殷叛于前玄偕于後豈非禮教廢而然哉蓋公之明若著龜衡鑑不待蘇峻之禍而先知矣獨惜玉庾諸公不能聽納其說悲夫自公之歿後六百餘年南唐建忠貞亭徐鉉為識又百餘年宋葉龍畜清臣刻石表墓又五十年曾文昭肇記其祠堂又十五年胡忠簡銓復記其廟世代之移而諸君子之顯誌叠見于前後則亦豈無意于當時也哉大江以南金陵為東南之要領行臺為諸司之儀度其忠臣孝子之出于今日未瞻斯廟聞其風而作興者則亦豈無望于耳目之臣哉僕既



述御史許公興墜舉廢之善而又以嘉其懷性勸來之美為文以記之矣仍作迎送神之詞于左使歌以執籥立席蕙馨氣之達于神明而獲字感則又可以佑民物而介繁祉也然則有國有家者非忠孝其何以立乎掌廟事陳虛白先生凡歲時致祭晨昏啟闔香火之嚴祀奉惟謹且將求下氏之後以永其傳焉御史臺官及有司執事者之勞併載諸石其歌曰夏屋于丹楹繇壁于蘭房組羅帷兮玉瑱藝芳馨兮盈堂摩禋事兮孔明駿奔走于滄兮列鼎鼎兮毛魚載羹陳俎尊兮敬疏桂漿神未啟兮旂陽兮神上升兮雲從兮鍾山崔嵬兮江水央兮錫純報兮佑我忠良風雨時兮豐年穰兮福生民兮壽而康

成慶堂記

人事之可慶者孰為可慶今夫居高官享厚祿子孫盈堂是可

慶矣曰未也美材藝多名譽功高于時澤下于民是可慶矣曰未也家千金食列鼎使嬖足使令是可慶矣曰未也得時行事賞罰由已俊畏服各承其意是可慶矣曰未也然則孰可慶曰有慶焉非是之謂也晏子曰父慈而教子孝而歲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逆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是可慶焉人莫之能也王君彥誠昆仲五人有宅一區居海津之原奉其八十之母愉色婉容克盡子道雅怡伯倡季和庭無間言以故人稱其孝里有窮乏則力貸之多所不較歲常以南方漕舟集于其處漕人去家萬里遇有不給則假之以濟其急以故鄉服其義蓋其父善甫歿二十有五年矣嘗以敷睦為家範而諸子克遵遺訓茲非所謂可慶者乎嗟夫今人處富貴之地父母在堂伯仲成列有不能協于家者矣而王君守



其家法內則以親外則以義洞、屬、如執玉捧盥唯恐失墜此非所謂成慶者乎雖然余聞之二惠競爽未足多也必若曾子之色養閔子之友愛其可法焉長玉君名聚字彥誠次名榮字彥忠英字彥敬福字彥德彬字彥文遠求余文記其堂扁曰成慶且為之銘曰海津之陽駢如通都焉此玉君克孝有模怡之家庭禮順色愉子孝其母婦聽其姑御稱其惠溥德其周嘉言式逆善行肯脩堂廡周匝先訓 謀成此美慶後昆是道

游江陰三山記

余嘗游名山未嘗不彙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永嘉通守余公德彙約為京口之行余公適舟行速僕舟遲不能追也遂自無錫之北門數里大石橋入過水村渙浦野田荒野草木枯謝舟行六十

餘里至青陽鎮始見酒帘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佗村听高丈餘河流灣曲若蛇蜿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仲直州尹夜宿杜橋听下明日西回登覽高丘則東瞰長江南連吳會復自灣河過佗村而北皆美田沃壤斥埃相望迤連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答舟人迴牽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听柳交映兩山之間浦瀨縈帶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既而舟轉听曲板橋為梁即三山塢其間民居繫集屋瓦參差稻桔堆委連衢比巷如壙如梯風俗熙熙翁呼兒媿婦餉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園鳥噪于林鷄登于屋福然太平豐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山皆不甚高峻而松篁蒼翠石磴丹堊或頽然如屋或頑然如虎窪然而湫林然而壁少焉却出山塢有橫山在前野田開豁水港漸寬詢其地則常之晉陵縣界于是舟人鼓棹稚子扣



脰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漆市橋而泊焉嗟夫一元之氣融結于  
亘古歸氣于山澤而有孕靈育秀辟在荒陬不經名賢遊覽遠  
寂寥無聞江陰諸山是矣余不識温之雁蕩若吳之靈岩常之  
惠山迨不過是惜不得與德彙同為尋幽討勝之詞而品題之  
且舟中微伋覽之未詳姑書以識歲月

聽竹軒記

造化之理動靜鳴寂互為循環方其晏然有聲者動也寂然無  
聲者靜也然晏然而鳴者靜之復也寂然而感者動之機也是  
以人之聰發乎耳而後晏然之鳴入于聽物之聲生于激而後  
寂然之感通于  
我聲之晏然而調之刁之者無形之氣  
也然其所以調之而刁之者激于有形之物也番陽余君太易  
築室于京口乾元宮之傍舍種竹環繞朝聽而晏之焉暮聽而

晏之焉其以為得聲之自然者故扁曰聽竹軒予于是感于君  
之托于物而聽也因試聽之則竹聲托于風者也風聲托于竹  
者也而風與竹又托于人之耳然後聽竹之聲與聽竹之名有  
所托者斬也由是知形聲之相托動靜之相感天地人物皆然  
而况于草木乎余君然予言書以為記

雲龍山石佛寺記

徐州之西十里有雲龍山焉山之麓有寺寺之右有石屋三高  
可三丈許其中有石佛像突然而起可二丈許東西北垣皆因  
其崖石鑿為小佛可千像許土人相傳宋武帝微時常憩宿于  
此有雲龍旋繞故因以名焉武帝既貴州人皆來羅拜屋下焚  
香而祝頌之歲以為常至梁天監中有僧來居其屋遂神其說  
為裝嚴之像此石佛之所由鑿也自是而後歷陳隋唐五代宋



日增月累以至于佛之多而寺之所由建也至今州人有祈願者猶僦工鑿像以為因果延祐間寺僧妙果積瓜華之供于是殿宏其材簷緝其此寺之所由新也至治元年夏德潤自京師還過徐遂登而觀焉東望則彭門之偏黃樓故基西望則項羽所築戲馬臺也北望則九里山長坂大河界其中南望則嶧陽泗濱縈帶左右山川如昔而人移物換久矣予觀石佛之興于梁宋而鍾靈聚祀于茲境者詎知非前代英雄之遺烈乎世代旋移成壞豐滅之相尋而石佛晏然如故則又詎知非佛氏之願力堅久者乎日既晏德潤將歸妙果求予書而誌于石是歲四月六日朱德潤記

### 靈壁石記

品物流形于開闢之初而一元之氣鍾賦于精英粹美者非特

一木一石也靈壁石產于泗水之濱質堅理密形秀色潤上世常以之為磬則五音相宣律呂調暢其渾然天成如岩如壑者則又昔人之所貴焉至正六年秋客有逆汴來者以十二峰見遺其澤如霖淅音如金玉大峰巍然中聳若尊者居之而後兩峰若護衛之又旁兩峰若輔翼之右一峯拔出若賓對之下兩小峰若隨侍之左列四峰若趨迎之中懸一竅則若洞天異境可望可即又中界一谷則若下通廻溪可濯可相背負以沙則融液凝綴之初璞也其玄光玉質粹然如可親巖然如可敬則又形容所不能盡者豈非精英粹美之石乎予于是置之座隅于賓朋談笑之頃飲食讀書之暇皆得撫之挹之親之翫之雖彭蠡之落星平泉之醒酒自謂無過是矣嗟夫世道之移君子之精英粹美而可親者則又因毀譽以疑其行材名以來其忌



而凡可以狎而玩者小人是已又豈若茲石之美似君子哉雖然吾儕之同遊或能以愛君子之心如愛石久而愈敬則又非世道之能移者矣書以為記

游靈巖天平山記

吳郡之西為湖東為江獨靈巖天平為山之勝境予昔陪宋尚書誠夫來游距今十有七年矣其山巒林麓陂池之美蓋嘗粗記而未能再覽其詳也至正己丑春暮判簿顧君定之毗陵潘子儀曹德夫約予為山行于是買舟携具于城西之楓橋入過雁港先抵吳安山下即乘肩輿行二三里至觀音山有寒泉二字鏡于卧石字皆方丈餘又行抵北山撫堵松還宿衍福精舍明日復就肩輿由吳安山左度天平嶺瞻文正范公故祠喬木森茂異石林立轉過野橋村店山迴澗曲樵歌牧唱相與應答

其翠微空曠之間里人所謂雞經山扁子谷者突然乎其左琴臺嶽羊腸嶺者兀然乎其右迤直上坡陀經犖确曰觀音峰曰猿愁嶺皆陟險攀緣而上直抵靈岩山永祚塔寺後迴望諸山皆在其下萊畦麥隴蒼黃相間入寺觀八角井步響標廊陟香徑登琴臺予足力倦距兩親而止迴撫偃松倚盤石坐涵空閣南望三山環抱即太湖之洞庭山也蒼茫湖光鏡淨瞰飛鷺于木杪睇雲帆于天際于是臨前軒濯浣花池寺僧揖予于小亭而憇焉詢昔游之記則已刻于五至堂矣眾客舉酒相屬倘佯久之皆步出前三門有亭翼然則陸象先之所曾游息也故刻象先二字于扁即由山徑尋所謂西施洞則古佛石像在焉遂緣山而下路兩傍松杉陰翳蒼藤如虬蜿蜒鳥聲聞之游人交騶真一時之佳致也乃環山而歸復抵天平之白雲寺入拜范公



祠下出則日色已晡烟光黯淡諸峰如人立如戟插如筆卓如拱如揖如迎如送皆天造之巧也僕謂定之曰人生聚散之踪未不可期去不可追矧歲月奔馳一俯一仰悉為陳迹物是而人非者有矣今則天和日晴川朗山秀心開而目明意適而情暢有朋儕足以唱和酒肴足以獻酬詎知非他日之觀美乎則游也不可以不記至正九年三月廿二日朱德潤記斯

### 舒嘯臺記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此至公之心也故君子居廟堂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或未達寧無取之于中乎處山林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固未達則亦寧無取之于中乎叅知政事蘄公伯備居真定古城之東其先世隱居讀書之地也至正六年秋公以奉使事畢去歸其鄉嘗憑高覽遠若有感

于懷者于是因高為臺築土為固結構于周構屋其上 年  
月 日臺成因采晉處士陶元亮歸來詞中語扁名曰舒嘯焉  
或曰舒嘯者宣其悒鬱之氣也公仕于朝登館閣歷臺省典机  
要出則奉使宣撫庶察郡縣叅佐行省可謂榮且顯矣其何以  
舒嘯其悒鬱者哉噫是未知公者與夫公以儒者學業措之政  
事其立朝也垂紳正笏嘉謀說論而思所以致君澤民者有其  
道矣時或不得盡行其志則其取之于中者寧不思登臺而舒  
嘯乎其在外也建節行部宣化鎮俗而思所以致君澤民者有  
其道矣時或不得盡行其志則其取之于中者寧不思登臺而  
舒嘯乎然則臺之築公之志也公之居古趙地也南望則滹沱  
之河滋水東注西望則庶頗李牧之故墟也山川如昔而草木  
之榮悴于春秋者曾不知其几也而名迹之相傳或有不滿于



當時者矣。今公之登斯臺也，以忠君愛物之心，不忘于一舒一嘯之頃，尚將拔賢材而利于國，求善治而施于民，樹名節于來今，垂声光于不朽，則斯臺之名與實也，將與宇宙相傳于無窮矣。豈特魚李之云哉？公之心益曰：憂天下之憂者，將以為己任；樂天下之樂者，以為吾君吾民之樂，而不自以為樂焉。此臺之所由築而舒嘯之，所以名與因書以為記。至正己丑歲八月四日，雒水朱德潤記。

存復齋文集卷之三

雪獵賦并序

至治二年春二月既望時雪初霽天子大蒐于柳林還幸壽安山命集賢大學士臣泰思都學士臣賴奇識律功德副使臣三且班召小臣朱德潤圖而賦之因考禮經謂乾豆賓客充庖三田之義漢儒雄詞麗藻可謂形容盡之至于偃武脩文之說亦略見于篇中皇元受命四海來格游獵之盛武備粲然所以明國家之制大備矣臣德潤謹援筆墨圖成雪獵而并陳其賦曰：顛頊司序玄冥駕冬屏翳扇颺馮夷灑凍霜堅冰于洎澤之窟霰急雪乎蒼冥之中迷滂六合飄颻太空混玄黃而暴白始脰暉于鴻濛忽焉山川不夜之境盎然草木長春之叢化瑤瑰不蹉之巧布珠琲莫擷之工有自強者奮然而唱曰天地既肅風



雲已涼歎豺獺而畢祭士子矢胡未張可以振威警于下土閱  
武備于非常乃選車徒淬精厲剛西蕭君之不出壯桓虔之高  
駭旋孤麾而騎集講乍脫而鷹揚旗靈翩翩鈴鳶鏗鏘銛矛大  
掣鉤戟長槍烏號繫弱莫抑千將兵氣含輝偉列其旁于是雷  
師極鼓山靈捧健王良執御羿氏控絃封豕中機貪狼就刺縱  
離朱之明曉步章亥之宏途窮罅構穴絡野經京飲羽則飛將  
視石調矢則由基號猿箭雙鷗于一鏃殪兩兕于孤獲盧令  
而狐路鷄皎而駕顛至若鴻雁鵲鷓鴣鷺鷥鶴鸞麋麇駉地績  
羊羴羶伯益之所未錄爾雅之所未刊飛走之屬并墜其前血  
頰其濡貫翎其聯教實登載振旅告旋又何止易堂下之一牛  
窺管中之一班哉故相如夸獵于上林子雲校獵于甘泉以至  
長楊五柞渭水黃山皆前人輟迹之所經文辭之所傳淳則為

敬天順時之義失則有縱樂從禽之愆東吳小臣渡江沂河過  
魯造燕瞻兩都京闕之巨麗指中州士子之多賢曩曾逐公子  
王孫之後塵而聞諸塞上之翁曰我聖朝神武之師常以虎賁  
之衆際八埏而大圍驅獸蹄鳥跡之道為庶民粒食之基燎火  
田于既藝入山林而不糜胎不歿天菜不覆枝講春蒐秋獮之  
舉臨夏首冬狩之期效成湯祝網之三而思文王蒐田之以時  
所以豐稼而除害所以致敬而受釐收其齒革羽毛咸工需于  
民用潔其犧牲腊脯盛禮筵于賓儀論功賜朕錫昨臨墀太常  
薦新于廟祀大官供味于庖肺棘匕其膏管饌籃簋其肉麋  
侑以元醴享以醇醕宰臣調其醢甘學士和其雍熙皇恩法上  
澤施武事講文教馳遂乃四方鼓舞萬里梯航仰人祝粟無遠  
弗屆玄菟黑獠致禮其邦斥候盡職貢之道象胥講獻納之方



故衆姓之人間鐘鼓管籥雖三尺之童携葷食壺漿然後知曠  
百王大人之盛事啓億萬年大元之方昌今聖天子勵精圖治  
寬裕有容紹祖宗鴻熙之運体上帝好生之功將以仁義為基  
道德為宗詩書禮樂為治政刑法度為公正以網羅俊乂駕馭  
英雄則鳳凰鸞鷲不足以為貴驕虞白澤不足以為崇豈特西  
旅之焚大宛之龍芝房赤雁之寶鼎白麟之誦蓋將息牧野  
之如虎如貔獲滑濱之非熊非熊聞一善以為訓明一藝無不  
庸國家有基命宥密君臣有同寅協恭躋生民仁壽之脉迴太  
古淳龐之風臣愚賴猥材草萊陋質愧不足以潤色皇猷宣揚  
盛世裁前賢錦繡之文鑄大經金石之字做雅頌之作興表德  
澤之流洩也日序幾河圖洛書龜龍負瑞先以寫臣方寸丹表  
詣壽安獻賦之意

幽懷賦

肇姬封之邾裔子老睢陽之曾孫歷淮漢而屈都子瞻邦畿之  
無垠茂品物之化育予醞六合而俱春攬太古之象教子齊民  
風而俗醇何世降子謂其時子欲窮而快生子寵專而勢危物  
情膠而倘論廢子端行而政教虧禮度疎子豪滑僭兼并盛  
子良民飢寒迫子庶恥喪苞苴行子仕祿卑淫祀盛子正直  
塞游食多子末技施我思古人子邈其遠而觀所行子或放或  
持盡大智子弗机躬力行子弗馳享尊榮子弗榮臨患難子弗  
欺苟余心之無憚雖衆毀而何疑豈矯世子獨立俟同心而可  
為嗟盛年之不再撫朱絃子自悲倘効用之得所雖歿身其何  
辭秋風子木落遠道子陸離取幽懷之悽亡子慕重華而致詞  
願身變之謨明子歷康衢而歌之



沅湘圖辭為壘子山太監作

掛扶桑之膏兮子臨東方之啓明聘六驥于廣莫兮豈脩途之可量及前賢之方駕子又何蹇乎吾行慨時俗之淫薄子曷淳風之渾龐紛雜虫之得失子孰澄清之是違取子懷之遐邇子寫秋風之沅相苟天定之或存子雖玉傳其何傷倘鷓鴣之可辨子願俟時乎吾將行信弛張之有道子聊隨宜而倘佯

秋風辭為柳道傳待制賦

秋風颯兮子鴻雁飛山空木落獨依啼我所思子天一涯好其儀子婉其辭悵望弗及子莫將歸蘭橈桂棹子江之湄歌楚曲子慰所思白雲滿川子佳人忽來

有懷子山學士

青山盤兮子白雲浩我所思子在遠道荆榛交披子曷其時

到白日忽往子歸乎將老開葉繫子刪遺文覽名氏子思故人關山千里子有懷莫陳欲往從之予隔浮雲

秋日送譚道者北游

秋蘭生于洲渚舟子游子別墅放瑯琊兮觀舞薄空同之天柱揖羣仙子邀翔身欲飛子不羽

招孝子辭并序

至正五年秋天台道士鄭君蒙泉來為予言四明人金子文之孝也事親能養事兄能弟一旦送父母命往省其舅周于廣南俾薦親之義而舅氏亦念其姊遠不克常會願以息女事子文乃走一介通其殷勤仍致舅姑之禮于金氏舅姑諾焉子文遂就婚于周氏春秋代謝今忽踰十年矣子文每思歸省而不獲命于父母于是晨昏定省之節惻然于懷霜草風木能母思



乎能不歸乎蒙泉以其友義倩僕作歌詞以招來之其詞曰  
孝子歸來乎山川迢遠中路紆汎吾船子脂吾車行人相呼征  
在涂子不歸子親倚廬長河之水多斄魚喬林亞之返哺烏孝  
子念此子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廣南道阻三千餘甥見舅氏母心娛子別母久當  
何如晨風吹衣露沾裾寒思衣子食思哺綵衣斑斕置牀隅室  
家安親獨居明發不寐意恹踟孝子念此子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未憶昔去時棟花開子行歸避花幾回宜男熊枕當  
時詣三年方免抱與携双親思兒白髮催鴿原急難兄弟懷高  
堂羅緯銀燼煨風燭奄忽誰能追孝子念此子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昔去時母縫衣之裳帶緩易祀禘桑孤蓬矢期  
男兒苟非功名懷所依明當寸草春輝毛生捧檄人尚嗤曾

參臂痛當馳歸廣南之山樹依之枕柳葉暗鸚鵡啼回望白雲  
杳孤飛孝子念此子歸來乎

有美人寄李流之負外

有美人子釣于淇木蘭舟子芟荷衣柳魚鳥子將忘機濯滄浪  
子誰是非

思君子為玉繼學治書賦

山穹窿子摩天水洄沈子流洲一飛一泳子魚與鳶審物理之  
自然思君子子路綿之思瞻之以在前

至正甲申冬推官馮仕可惠以軋賴機酒命僕賦之益譯

語謂重釀酒也辭以未學荒蕪措詞弗精承教再四勉

擬古人餘韻而為之賦曰

崆峒山人嘗讀書閉門窮冬遙屆朔風晝昏圍爐忘熱袖手不



溫雖戶牖之堊塞方霰雪之飛翻羨可居而虫蟄徒兀坐以鷓  
鴒悵然懷友隱几忘言俄而菽之蕙一起問童子剝之豕之衡  
門誰啟乃有趨生之流駢肩累足接迹而至揖予而前曰子何  
瘁色之如是耶衣不寒乎食無飢乎衣食粗足思慮何居得非  
天氣之采烈感發之號呼生與儕輩洗爵尊等提壺挈觴汲甕  
底之新芻泔醅餘之宿嘗法酒人之佳製造重釀之良方名曰  
軌賴機而色如酎貯以札索麻而氣微香卑洞庭之黃柑陋列  
肆之瓜薑笑仄滓之米石薄泥封之東陽觀其釀器局鑰之機  
酒候溫涼之殊執一器而兩圈鑄外環而中窪中實以酒仍械  
合之無餘少焉火熾既盛鼎沸為湯色混沌于鬱蒸鼓元氣于  
中央薰陶漸漬凝結為湯滂勃若雲蒸而雨滴霏微若霧融而  
露瀼中涵既竭于連燒頂溜成濡于四旁乃馮之以金盞盛之

以瑤樽開醴筵而命友醉山頽之玉人但見醜顏眩耀餘嗽淋  
漓亂我邊豆屢舞俱趨生披髯撫掌咲歌欺側勸我飲醇若  
有德色謂曰費萬錢或時飲一石眠長安酒家之市倒黃公舊  
壚之側若斯之勸酒奚無益僕謝曰誠不敢亦有古語子試聽  
蒨昔儀狄掌醞大禹殊焉酣歌恒舞伊訓是宣義和緇淫而時  
日廢慶封易內而國朝遷陽豎飲而子反去楚淮夫使酒而  
徒相于燕故古人節之以酬酢戒之以詰誓避酒禍于將萌飲  
終日而不醉賓主百拜一獻而始三爵為燕享之誠九獻乃上  
公之禮觚稜兕觥設于賓筵玉瓚黃流薦之甫祀豈予庶賤飲  
不知止尚羅騫滄君子所恥子雖勸飲吾弗為矣趨生復盛頰  
而前曰意當今之盛禮莫盛于軌賴机蓋達官之所薦豪家之  
所施子居隘陋曾不之知山人張然而咲曰子知今日之所尚



風俗之所推六管見于一班猶菴聚之醞難予不遐棄重為言  
之延祐之秋僕以文藝見召隨天使而北轅曾待命于公車屢  
承宣于禁垣聞宿衛之遺老談中統之初年魏、于世皇儉德  
之美昭、于聖謨貽厥之傳謂飯羊母棄其醜辭酒淹莫漬于  
衣禮五齊以饗宗廟三酒以祀昊天光祿監六材之劑宣徽進  
五方之鮮為典歲幸于開平醴也時頒于大官盛錫燕于群臣  
講賓酬于內園太常列朝儀于班席御史肅朝會而糾愆習臚  
傳而杯舉節樂應而絲彈既醉既飽弗諱弗宣于以示太羹元  
酒之質朴于以見調元生物之甄陶橐神化于一區降德耀于  
九霄饋五漿于渴者賜三舖于老饕糝未朝餉發西涼之馬乳  
鷓夷屬車載大宛之葡萄玉門有保障之酒泉鐵埃有金山之  
羊羔初連有和酪之冰實玄菟有濁醖之松膠白填有宿熟之

魯醞黑獠有顆漿之柳瓢輻湊兩都恩沾四郊臨辟雍而養耆  
耄擴淳風而化滂澆措天下于泰和之域澤生民于仁義之膏  
又豈特羨隋人之玉薤責楚貢之包茅也哉于是趨生之流聞  
吾言遠邇再拜趨隅振衣進退有禮羞前之為將棄壺觴于糟丘  
之澤揮盞葦竿于牛飲之池謂寧笑于扼腕毋終酣于噬臍僕曉  
之曰酒者元醴天之甘祿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趨藥以時湛熾  
潔熟以之享神、降之福以之祈年、登五穀朋酒斯享親戚  
用醴吾試與子禮飲是勗有快具陳盃盞新沐問吞未已春陽  
煜、笑吾賦于斐几記執尊之相屬

天明辭寄兀顏于中都事

閭闔啓于天明八風盪于萬彙成于午循環于中氣清嗟人心  
予皎獨靈衆論姦于結憎誰理維綱常于為道之軌浮俗夸



靡子純朴散從混沌鑿子幻語驚世安得羽翰子橫際天登泰  
階子趨紫垣揖咎繇子禮樂先黼黻衣子朝乾、

盧村亭秋山圖

皎々白駒子在空谷負笈携書子人如玉路長漫々子紛草木  
天步艱難子逢我獨安得軒車子房駟服躡千里子信宿

挽馮侍御

登高原而張望子殞喬木于江城謂耆德之方茂子將續年而  
百歲奚巫陽之下招子返帝閭之高明衣吾邦之群彥子俾何  
從乎老成昔公周流四方子涉世路之險平樂林泉而棲逢子  
友漁樵而忘形望筍輿之不再子揭丹旆于郵亭故鄉遙子親  
戚驚九原邃子閔泉扃慘物交子鳥悲鳴嗟孝子子心筑々

山陽招隱辭為段吉甫助教賦

有美人于山之陽芙蓉衣子芙蓉裳抱脩能與姱節子願侯時  
乎將行何蓋施之雜沓子欲教美乎蘭芳山之陽子連林重岡  
峴嶮礪魄子燬兮覽將后瀨子珊々雲容子英々潛蛟躍淵踔  
尾子深不可量赤豹文狸子左騰右驤美人歸來子山中不可  
久留子盍將返乎吾鄉

答招隱

山之陽子蘭茝芳泉甘土肥子稼穡香食耕釣子衣蠶桑隨所  
適子將何望高門列戟子公侯之防深宮網戶子室家之光秦  
篝齊縷子綺紉之常城眉勇縣子巧策之戕吳能蔡謳子雅音  
之傷炮羔蜜相子鼎食之良美人子召余霞佩子頡頏吾不能  
以此易彼子惟山之陽

黃鵠歌悼亡妻



黃鵠高飛了蚤失其慈托異業而匹偶了引雛以棲忽飄風之  
木落了驚故林之傾歎天命之不恒了殞其故雌幸故人之來  
招了渺千里而懷婦何檢人之構難了使易其辭豈無良媒了  
念黃口之無依黃鵠之歌了恐聞之

黃鵠歸來了道遙俯江海了歷山樹時鄉家了路迢了思反哺  
了復故巢世路險艱了荆榛交誼人構我了使我心切念慈親  
了裂情抱昔托我所了今弃我約歲將晏了百草焦玄雲合了  
雨風飄月星晦了嗚呼兒號思兒孤了匪昏匪朝黃鵠之歌了  
孰知其聊

南山招隱辭寄王君實左丞

有美人了南山之南紫霞衣了白霓裾步蘭皋了道遙來芳洲  
了宜男生好脩而泔美了情肅穆而守謙衆增妬而嫉美了何

靈瑣之不械布豹九關了嶽嶸嶄巖駢駢了淵泉瀟灑深  
不可測了高不可恭寒多蠖了暑多蚶猿啾了了鳥喃了刻菴  
堊垣了居處孰堪靜不可默了躁不可談叫帝閭而路杳了老  
將依了彭朋美人美人歸來了南山不可以久淹

答招隱寄元頽子中都司

鳳凰鳴了高岡梧桐生了朝陽時俗美了清明我了冠冕了濟  
了衣裳了旌車羔雁書了招我了山之隅朝可仕了山可居祿  
可養了志可舒唐堯垂拱了臯陶謀謨道將行了母趾跼

棹歌

雲溶了了山嶼屋渠了了林隈張懷君子何所倚蘭棹了徘徊

遊朱方賦

丁亥之冬僑寓朱方客有談江山之勝約予重遊焉於是携酒



有樞衣躡僑縱步山城之下殘雪既消寒煙弄晴長江浩瀚海  
門東傾西連建業北眺廣陵碧樹春羞山風光相縈浮玉峙於中  
流焦阜屹其稜層甘露構而多景扁華陽逸而痊霍銘山橫北  
固水縈中冷西津喧子婦渡晚瓜步隔子風帆輕汨雲濤之千  
頃寔可壯遊觀而濯襟纓客曰子方登高而望遠蕩瀟灑之心  
胸獨不知南徐之舊鎮歷六代而提封晉宋則表其天限齊陳  
則矜其地雄梁則金甌無缺吳則鐵甕城空即實浙西之障山  
為江左之衝近有扁鵲之泉遠有鶻棲之峰京岷高子龍目並  
曲阿下而練湖深黃鵠旋西白兔馳東杜鵑開而霍林仙去狼  
后臥而謀臣筭同宗丘畀子五州見卯港隸子千艘通碧瓦鱗  
次朱樓翠重其陽則阡陌之饒其陰則巖壑之叢包吳越而帶  
楚尾引淮泗而疏汴中茲豈非京口之壯觀而為南郡之所崇

哉余謂客曰子既已悉茲境之盛曾未厭于吾心蓋山川非人  
不勝郡望惟前賢之登臨余既與子觀江流而知海納益亦思  
往古而許來今昔也江表為鎮為牧轉運節度刺史都督世代  
旋移幾千萬人之相屬晉則謝玄桓中唐則韓滉德裕旌旄擁  
于江皋魏蘇夾于津渡辨士謀臣歌姬舞女鳩觸蜂倚蠅鑽蟻  
聚莫不樂其功賞誇榮前度偉言論于青史聘英豪于茲土矣  
觀其踴躍功名際遇風雲凌厲山川指麾民人恍千古如一日  
追陳迹而無存慨江流之如昨情百感而難陳吾方與子攬江  
山之勝紫瀨漁樵之洲島渺天地之一身若鷲塵之樓草嗟既  
往之難留思無窮之奚了於是挹林風而振長袂坐盤石而飲  
清流知天命之已定與造物而同游任去來之自得復違子  
何求



采蕙蘭

閨闈啟子祥  
颺吹楚澤子  
蕭騷悵思君  
子無聊采蕙  
帶子臨朝  
紉蘭子盈懷  
綠花子紫臺  
時不可以再  
采折芳馨子  
徘徊

濯滄浪

塵襟煩子欲  
濯滄浪去滄  
浪水深不可  
渡風高浪翻  
潛蛟怒欲  
撥芳子君之  
故芳馨盈懷  
子君不我頌  
白雲滂子未  
時若青山白  
屋子我安所  
處

存復齋文集卷之四

鄭汝滌詩傳序

莆田林子發氏携來鄭汝滌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為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諸儒之所未發者于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汝滌鄭公推去美刺以言詩又嘗于鄭傳取其切于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此書之有補于學者意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鞭分路至宋漁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顧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

缺行



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于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声乐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体制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虫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與明千載之微辭與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為雀之角以龍有之合為二角之衛露彼管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蹄為江豚之豕豸之風雅頌為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量方里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德潤于未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義詳學者不可不兼談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為引用而諷詠之茲非後學之所深願與至元改元

清明前一日後學朱德潤序

臨川曾氏郊祀禮序

臨川曾氏之族孫元明以其八世祖文定公之郊祀遺文繼述成書將上諸朝且俾德潤訂其成式而序之謹按宋元豐諸儒詳定禮文陳宏學襄請夏冬舉二祀李尚書清臣請用漢丘祀之制宿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王尚書存請以孟冬純陰之月分祀陸左丞佃請即圓丘之北以別祀地祇自是而或請合祭或請分祭或請攝祭動累千數百言時以禮文繁多國費不給故蘓文忠軾以為宜從舊制而元明之從八世祖文昭公子開以為宜損儀衛虛文以從躬事之實禮今元明之書蓋祖是說而敷暢之者也遂以其次第定為有司行事之條目而節其大禮之繁文摘古制之要宜于今者而列諸篇是亦善



用其心也已先儒謂天地異位禮樂異數陰陽異宜昏明異類天子裘冕有制臣下章服有等圓丘八陛郊特用牲而燔柴之誠掃地之質蒲越之潔陶甒之古靈鼗孤竹之和其制備矣至于度數之詳則又見于陳博士之所集儀禮抑何言焉夫天体至大而無外故萬物本乎天人性至善而無雜故人本乎祖天一位也無自饗之禮焉故以祖配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其義也天序循環陽復于子故冬至祀天就陽月也南郊圓丘就陽位也升種以氣達祈神格也奏樂而不高祈神和也嗟夫古制既遠後世繁文刺禮以為煩民之舉而不用其實吾于曾氏之書有感焉說者謂禮有隆而無殺愚謂事天之禮不可殺也凡出入儀衛行宮大次之禮可殺焉百官有司廕補錫賚之恩可省焉雖然世泥循習久矣是書之出愚猶恐夫不樂于後古

者以為較也元明能以其宜于今者而成書其亦可行也已善夫禮曰時為重曾氏之論有合焉至元後二年十月望朱德潤序

集清畫序

自庖犧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因龍馬負圖以畫八卦象在其  
中矣故蒼頡作書之義與畫体同而文異蓋自鳥跡既茫如小  
篆日之為日川之為川山之為山鳥之為鳥蟲之為蟲冠之為  
母類皆象其物形而製字蓋字書者吾儒六藝之一事而畫則  
字書之一變也周官教六書二曰象形其義著矣後世以楷易  
隸以隸易篆然猶有左畫圓右畫方之意焉僕少小喜作書畫  
至日漸月漬不覺為玩物喪志之習今屢為人求取乃欲罷不  
能然于風和日明傍花隨柳之時觀山川林壑遠近之勢感春



夏草木榮悴之變朝清而夕昏遠淡而近濃憑高覽遠亦足以  
樂天真而適興焉爾秘書尹君泛善質淳而美氣清而和且好  
古博雅暇日求諸名勝作為繪事以寓遊覽之意可謂篤于清  
事者矣故為序其義題曰集清而圖之于左

### 友山詩序

北燕高克臣氏嘗以石山置其座隅集賓朋而言曰自淳風移  
而友道廢吾欲與山為友而思夫靜然不移之君子以為久敬  
于是作為歌詩復游于西山之西而寓意焉德潤曰吾聞古所  
以求友者合志而同方有不合則諍聞間言不疑達則在官有  
一心以輔仁不達則責善于草野必盡其平生然後已君何以  
山為克臣曰古人不可見矣今夫閒居杯酒笑談劇談若見其  
肺腑者忽焉患難而不扶臨利而擠奪皆毀而始能者有矣維

山也至高而有止至大而有程近之不見其遠遠之不知其疎  
吾嘗以至靜之理不言而叩之山亦默然而領吾心之悅也葱  
蒨而呈麗吾極其樂而枕泉漱石有松籟鳥鳴相與唱和足以  
供吾情心之憂也雨霧晦冥草木搖落有猿猿夜嗥若替吾愁  
披軒窓以相迎縹白雲之去留若斯之友吾安能去此而交諸  
德潤聞斯言而是之且盡其詞曰戲古人逝莫留導原濤淫風  
浮矧言親吾肯由道不同不相與謀安得義如管鮑流夫生死  
永無尤富貴不耻貧賤傳古人心一片石涅不淄磨不磷又何  
止壑與丘刪吾杖刊吾屐送友山其遨遊

### 送和九思之紹興路同知任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蓋法有盡而情無窮惟德足以感之禮有隆殺之實



而不在于文也國朝典章具定而禮制或有未盡者士之臨政  
出治當原人情而以法意行之庶几德禮之事也與且以婚喪  
二禮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則親迎以樂士子之家當  
先齋戒告廟然後為酒食以會親友是為情文之稱而禮之寔  
也古者婦為姑之喪舅在則齊衰期今則婦為舅姑之喪新衰  
齊衰皆三年而飲食燕樂如常曰士子之家當致齋敬事三年  
如初是為情文之稱而禮之實也噫世之風移有不正于是者  
實闕邦國之治焉至正二年秋理問和侯九思除同知紹興路  
事且將推朝廷愛民之意而以德禮行之撫字焉仍得太守達  
公兼善首新其政自經界始分田授役使千畝之家不得詭隱  
而逃百畝之家能足食以自存此方今之要務官雖無定制以  
多寡之今則使民得安耕而無幸免者此法意所施之驗也其

他如行鄉飲以教民讓去妓樂以教民淳皆善政也九思當率  
是而行之可也雖然臨民者念慮有所不盡而民情多變使為  
之隙尤不可不慎焉至若苟卿所謂無用之辨不之察棄而  
弗治九思之聰明固非僕敢擬而太守亦舊知僕者也敢不以  
是言請外之治民內之事君始終若一惟侯勤之他日政成太  
守與和侯又將羽儀朝端冠冕士類又豈止于為郡今姑以治  
郡言而太守倡之于前而九思成之于後則越民可慶矣豈惟  
越民可慶百爾在官率是而行之天下可慶也僕敢不為九思  
慶

### 送延平學錄序

自黨庠術序之制施于中世而成均之事亦隨時更革宋嘉祐  
初侍講胡公瑗管勾太學始選諸生之端謹者補正錄及熙寧



元豐間內外舍生增益至二千四百員有奇判國子監李公定乃請選試外舍生檀宗益以校書郎充學錄則學錄始命官也其職掌佐學正考察籍記諸生之行藝而糾正之元祐三年又以上舍內舍生為之至崇寧元年分太學正錄二員以隸外學由是郡學亦稍以齋生充補國朝初外郡府學惟教授命官而正錄以下悉從各學推選繼又從提舉學校官選委充小學諭而後陞正錄至大中乃例以直學役滿陞授至正初元朝廷復科舉興文學臺憲官以謂直學職掌金穀而輒登師儒之席乃別選行藝生舉以充諭錄焉太原郭君柏仲實與茲選三年遂調延平路學錄于是吳人喜為之賀且為詩以壯其行而俾朱德潤為之序引僅于是而有感焉延平舊俗尚氣而率自龜山楊公以二程之學倡于東南傳之延平李公故徽國朱文公遂

精思寔侔以廣其傳其學究天人性命之理明綱常道德之要繼而茶溪廉公德明連叔游公敬仲講學于文公之門遂以其學一交鄉俗至今彌多學者吁諸公遠矣凡官是邦者誦其書聞其遺教其可不與承學之士勉其規式循其教令以稱其職乎柏仲聰敏士也職于其邦之學其能求諸公之所以學于師友者而學焉則亦吾黨之所望也則亦憲臺舉拔之初意也敢不序而送之

### 送馬清風道人北遊序

列禦寇學老子而不似老子言西方之人而不言佛察造化輕死生寓言有無處世若不可羈者視抱朴子專言導引房中為勝然今人學其學者特少毗陵馬清風幼志于道長即出家游方外飄然無拘羈往年之五臺春雪蒼渾一死字且莫究之不



觀又之淮南恭一悟師然後若有所悟予嘗扣其所學則言性命之宗物我俱忘出無入有而莫可準繩之今馬君扶其所命而北將亦莫知其所止且請序說于予意予聞之天之所命于人者性也所賦于人者理也所成于人者氣與形也循而行之謂道有得于心之謂德近而求之不出乎日用之常以言其精微自非聖人莫能也已今馬君欲行其道苟能不出乎方寸虛靈之中斯可矣有必欲離形去智謝絕生死則雖足窮萬里吾未知其遇至人于何所也今姑以其所往而記其往者則泛大江沂淮泗踰襄樊若蕪陽之五祖濠梁之老彭歷陽之許由壽陽之梅福臨淮之華元穀城之黃石臨汝之崆峒維山之于晉皆昔之成名者矣遠而之他弗暇論矣大抵人生天地間有生則有死若旦暮然一氣之消息也惟其有生所以生、而

不窮原始反終此其道也今馬君北游而遇異人有異說吾弗敢知矣因書以送之

送長洲教諭序

古者諸侯立泮宮於都而下迄族師黨正州長六皆自學若今之外郡自教授以下縣特設教諭一員得專領教事蓋朝廷備教養之制而其方則存乎其人也近世為學不古教養不備而學官代去急如次舍故綴學之士每不能終其業偶得賢諭切磨常業俾教有方而養有素則多幸矣至正三年秋長洲學諭吳君季實秩滿代去諸生有懷來之惜豈非能盡教養之方乎僕于是而有感焉學校之設三代以還自國之養老教胄子鄉飲射合樂以至受成訊囚之事無不在學以士之所以學于學也而必養之以成其六德教之以精其六藝又必使知其學之



所自于是有釋菜奠幣之礼于先師而無廟祀也廟祀蓋始于梁世用浮屠之法近代因之恬不為異今則典學者以脩造祠像為先務而以教養次之是可嗟也已吳君之來始登儒席即以教養為先其學淳其文雅足以範後進而又能謹身擇友故縣庠士之優劣皆得其所而有司每有撰述則長洲學為最是豈非賢論也乎于其行吳人士為詩以歌之而德潤為之序引

送海道鎮撫真侯北歸序

國家歲漕東南諸郡糧三百萬石其轉輸之程文移之制在一漕運府而已漕府所轄運戶幾數萬人其官給之直甲戶之當所司在七所而已曰崑山崇明常熟江陰等是也其所以控制七所而能閑決之者又特一鎮撫所而已按職制所官皆五品而鎮撫獨得控制諸所者以其無漕運之程而有理勞戡暴之

舉也故常以鎮撫得其人則歲漕寧安扶持綱維而已苟非其人則漕功方興而前鎡後銛不無公私煩勞威福自用蓋傍海之民習俗悞怯難制易擾首不直之則雖重法不能禁况有徵而擾之耶漢陽真侯公輔未為鎮撫之數月吏警其明民懷其惠漕府六賴其材而事以集然侯性介潔非其道一介不取諸人以故無從阿苟合之舉蓋侯自初學律于臺即凡屬能之習一聞一見皆識于心為終身之用故其官于京倉官于司稅皆以廉稱稍不合則棄去無留難意今控制方新而侯輒以告老辭然職制年非七旬不得謝也而侯將以是請歸老其鄉蓋其自趣爾而事有不齊孰能強而留之耶風霜初寒寒甚江城侯歸有日矣敬序其去意而拉諸君子歌詩以送之

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詩序



國家混一區宇而西域之地尤廣其土風悍勁民俗尚武法制  
有不能禁者惟事佛為謹且依其教焉以故自河以西直抵土  
蕃西天竺諸國邑其軍旅選格刑賞金穀之司悉隸宣政院屬  
所以控制邊陲屏翰畿甸也獨江左右郡縣以釋氏教屬行宣  
政院而俾其徒歲課梵典守持戒律以祝願睿筭萬年此佛氏  
之所以盛于中國焉至正六年秋朝廷以故太師魯國忠武王  
之裔孫索羅帖睦爾元素授中奉大夫行宣政院副使仍錫大  
官齊酒以慰其懷先是元素公以同知將作院事出為廣東道  
憲使道過東吳因疾就醫遂假館逾年而薦章累上至是乃拜  
命而行吳之守臣達官咸餞于郊而士子作歌詩以美之僕于  
是而有感焉昔公之先王佐大業于初興之日內盡匡翼外闢  
疆土受丹書鉄券之盟四世忠憲王又為至元間賢相一時如

許文正公姚文憲公商文定公皆引恭康政以致太平嗚呼盛  
哉嗟夫世道移徙習援附有不念其遺烈者矣今元素公又  
以介潔之操施于臨事其天資明穎凡省臺典故可為輔弼之  
綱維者悉識于心此非他教之可以汨其素志者矣是行也特  
將廣其見聞而充拓其材志以為他日廟堂謀謨之助而成其  
家世貽謀燕翼之美者也于是乎書

### 吳興沈母詩序

至正丁亥秋吳興沈自誠來為予言其母徐氏貞子之孝也既  
有傳矣請為詩以美之德潤曰予不天少失母及壯又失父生  
也不能致色養歿也不能揚名以顯親抑何幸聞子之賢母有  
傳耶雖然嘗聞之禮曰婦人從人者也沈氏之母可謂知所從  
矣居室則請從三年之喪而後歸昔者曾子問親迎孔子曰女



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而服期在室為父母箭筈髮衰三年其以是夫貞子既歸沈氏夫有疾扶而導焉愈敬不衰白布通義曰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也而况于疾乎有子既長能教之問學而列於士內則曰幼子常視母莊自能言能食教之數與方名至十年就外傳二十冠而學禮雖有嚴父亦母氏之教也徐氏有焉于是傳稱沈母也宜哉乃為詩曰蒼山嶮嶮雪水連漪勗子之學以成其母儀

王可知參政小像詩序

伊闕雙峙洛水西迴周東都之域也昔者尹和靖從二程先生講授于其間而道學斯溥至文公朱氏發明義理之精微以及我朝文正許公源派益浩世受其福此皆伊洛之淵泉溥博有以澤天下之民也至正丁亥秋尚書王公可知來領漕臺公以

儒者學業措之政事漕民方被其澤而公旋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于是暫休寓館乃自橐伊洛山川之勝置小像于其間俾德潤詳而軌之于是嵩高少室之環繞龍門積石之映帶咸在左右公洛人也純和雅學遇物有含弘之度下士有包瓜之美迨其平日誦學之功施之行事豈非聞見之習有所自而然哉若夫圖畫有不能盡其形容者諸公詩文又足以敷揚之先儒曰理無形也聖人假物以明理故立象由象以明理此圖之所由作與

送譚清林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國家自中州入職方而河南行省尤為關鍵之地蓋其背山帶河土腴民秀為中州都會其力足以內藩京師其勢足以外控諸夏而其歲產之入又足以為兵賦之供也是以內附之初中書



耶律文正公首以撫綏汴民為請繼而中書楊公內翰實公又以建學立師為務由是汴民漸被文教生業日繁而官于分省者亦稱易治其故何哉蓋汴之民先疲于金宋安廷之後軍旅數起無休息所至我朝承平以來方復故治士君子之有志于經濟者每于斯留意焉至正七年冬平江路知事譚君清粹以河南省檄辟為掾十月既望君行有日矣郡諸曹即以君之能佐治于吳之民人而熟于案牘之精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咸持肴執竿餞于西郊之外彷徨不忍別欲繫之維之而難其請德潤解之曰譚君在吳一郡之民既受其福矣今將掾河南而河南三數十州之民又將受其福焉夫陳鄭許汝皆汴之屬邑去京師千五百有餘里較吳為近以譚君之材幹佐願治之賢宰朝夕送客簿書間求民情而安治之吾將見其最譽曰著而掾

中書有日矣又奚止福一郡之民哉于是諸曹即與其民人樂予之言為是乃相率以慶其行仍俾朱德潤為文以序其意

送韓伯臯奉政之湖廣序

至正丁亥冬仲之廿七日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濟南韓公將之任也潤之士大夫咸執酒送之長江之津德潤時亦客朱方在諸君子往餞之列酒酣韓公指所服弊衣曰此衣被我躬三十年矣家人常欲紉而新之予不忍也何則吾新是衣則忘其故矣今予我故人也幸而會吾又將西行予蓋為我紀其行而圖之德潤曰僕敢不惟公之言是紀公又曰人生貴賤憂戚固有命焉吾奉官二品崇高非門望也子視我行色其有憂患乎德潤曰然公之憂患蓋常處也今獨無患焉何則湖廣地近蠻蠻其俗雜制易擾今秋以來官剝其食民飢其生是用猖獗



推原其情民之樂生惡死者天下皆然矣獨蠶俗耶因民之情而安緝之或者堅甲利兵不如懷徠之善服也今公以愛民利物之心往治茲土來者懷之逆者威之其不易治乎公曰子言是矣然彼土山川之境生民之屬吾嘗識之矣苟服其魁則得其衆未有不能馴其魁而能服其衆也若夫吏貪民偷吾必有以安輯之耳于是風帆高舉江水蕩漾舟將行矣德潤又執酒而言曰公行矣江山千里雲樹渺渺其西北則壽張合肥謝玄之所以破符堅者也西南則夏口赤壁周郎之所以困曹公者也又西望則峴首諸山羊公之所以懷民人也江山千古歲月旋移其不同草木之榮謝者唯德與名為不朽也故昔人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無當時之樂而有千古之榮焉公之所憂者在是而諸君子或不察于是圖而序之

送鄧汝霖游京師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是謂重積德朱子謂能嗇則不遠而復矣先有所積復養以嗇則其德加矣此老聃氏之心法也而世人習于其教者無常師焉是以終歲汲汲而不知所之也貴溪鄧君汝霖壯年泛其教且受業于天冠山之昭真宮道士吳允升其遊也蓋嘗慕仙人玉表飛昇之學若昔賢所謂白日生羽翰者也予客朱方汝霖遠將北游過寓所聽其言若秋風鳴于萬竅接膝而坐猶覺琴瑟之適耳吾于是知汝霖之學有所宗也然京師千里之外達官大人與夫宗工鉅儒道師釋尊咸所聚焉特未知汝霖能以其學感遇于諸君子之門否也而諸君子亦未知能知汝霖之學否乎嗟夫世道旋移養心寡欲者蓋鮮矣能如老聃氏之愛氣閑欲平意



靜神則幾于道矣其易所謂不遠之復節汝霖學老氏者也其說本于此而諸君子之能知汝霖者亦必以此而延進之吾見其顯達有日矣因書以勉其行

相中廖如川談三命序

川之為水達矣相中廖子以如川自號能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推五行生剋制化言休咎當代公卿大夫皆神其術每至處倒屣接膝無虛日嘗語僕以晚歲當小康僕不敢必也廖子屢言之僕請以川字為解曰易凡言利涉者七卦皆濟險之謂也而先言亨貞後言利涉者二需大畜也先言利涉後言利貞者二渙中孚也不言利貞而言利涉者益也言利涉而言君子貞者同人也言元亨而言利涉者蠱也夫同人之所同也宜利君子之貞矣蠱則懷亂之象也而言元亨何哉天運循環壞則復治

故君子以振民育德為治已治人之先若蠱之上九則是君子不偶于時而自守者也今廖子所與談者多時之達官顯人其吉凶休咎固在于五行之推而其臨事也抑貞而後濟乎抑濟而後貞乎僕不偶者也不利貞亦不利涉廖子具有以教之書以為序

送強仲賢之京師序

國家承平垂七十年治教休明百度具張而取士之科尤廣凡入官者首以宿衛近侍次以史業循資蓋近侍多世勳子孫史業多省臺舊典自此或以科舉或以保薦內則省臺院部外則路府州縣咸以歲月計遷九品分班森布天下可謂盛矣而百家九流之人亦雜出于其間豈遴選之多而士之所以求進者亦不專以儒術與古者為官擇人今則因人授官古者選官侍



從今則侍送官古者鄉貢里選今則歸官鄉里此漢世取士之雜流弊至此而人不之察故每有僥倖之心而奔競之習相踵矣吾友強君仲賢盛年而多材善學而能事是宜與搢紳士子頡頏于篤序者也獨惜其處江湖之遠無相與薦起者今強君挾其所有將趨京師而觀廟堂王公之偉器聽翰苑名師宿儒之論議而有感發焉則仲賢之學益進所謂仕優則學之優則仕吾見其入仕之階由是始也由是達也幸毋易其初志

送傅文博之京師序

至正六年秋故海道都漕運萬戶傅公之子文博將以世廕趨京師來求贈言于德潤辭不獲乃勉為之言曰古之任子即書所謂賞延于世詩言祖賚孝孫者是也至漢則劉向韋元成唐則韓滉李德裕皆以名卿之後蔭補入官其材識超冠志行卓

絕皆見稱于前史後世可取法焉今玉田傅氏繇歷世系蟬聯冠組六世祖仕遼為名進士及其再傳成典三祀茲茲去閣或建節行部二百餘年間望益著至萬戶公歷仕清朝昇登顯要自同知留守拜監察御史僉憲江東出守饒州晚登漕府卓然清慎明約所至有冰蘖聲公暇則課子誦詩讀書家法益嚴整蓋其所訓者有素也今公之子文博清慎謹約彬彬不墜家聲是真可以紹箕裘矣今將登仕版服官政傅氏之素所聞見固不待僕言然近世習俗流漓吏姦民猜非一言可盡文博苟能盡心于民情吏弊益知閭里姦邪審察是非誌之于心他日蒞官臨政則發于斷由是擴而克之則傅氏之業益昌大而世澤之滋于是乎在王太史所謂高門之于三槐之王有所徵矣遂書以為序



存復齋文集卷之五

高麗金元直于海東得趙子固墨梅求詩序

聖元德教所被廣矣際海表俱設學校教養故雖狄隄象寄重  
譯之人咸知名教可樂文物是貴泰定二年春三韓人金生來  
京師挾所為文并贊記采李趙子固墨梅一軸求當代名公題  
詠且稱此帝得于海東閭閻之家蓋若古碑碣脫于牧豎牛羊  
之厄然金生亦自荷鑿物之美以詩聞于時予于是有感焉夫  
一元之氣生物于無朕惟人最秀最靈苟非有桔于物移于情  
雖方俗淳薄之不同其見義必趨聞善必沒者何也性之本然  
也何況金生讀書能文雖南東西北萬里之遠子固聲迹不相  
聞知偶獲此紙便識所尚蓋其覩翰墨而知能事因文物而啟  
良心可謂知所本矣雖然此猶未也金生能因此以求于人偏



而文人才士敬而老師宿儒貴而王公侯伯必擇善以從之蚤夜以思之信義以得之則金生之所獲為後日之寶者又奚止于斯哉

### 贈錢剛中序

剛中錢君曩官黃冠經故鄉曾共樽俎話桑梓情甚親也時剛中以寫竹得名日酣詩酒意甚閑也酒酣拍掌鳴而歌教規流俗志甚壯也別來四三年而德潤拜朝命走都下謁剛中于都門市乃扶策為人決大疑張卜肆是亦賈生所謂居卑行汙而季主乃自知命者也然張之肆日賓朋盈必有未問吉凶休咎僕未知君何言之卜也必如楚丘之父卜成季之生間而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者乎曰季之昌三家之僭也剛中其弗占哉必如史蘊筮伯姬之繇士刳羊六無益女承筐六無

貺者乎曰患無親咎及先君剛中其弗占哉既不占彼又不占此然則何為而可僕再拜請曰必如漢之所謂嚴君平者為人子卜教之孝為人臣卜教之忠則剛中之術垂訓于四方者僕亦有藉焉豈惟僕有藉世之人皆藉焉而思向之情親意閑志壯可以激志勵氣僕敢不承交于座隅

### 贈醫士顧叔原序

天下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故士生斯世達則在官以拯生民不達則明醫而活夭折頌君居吳門敷詩書及壯嗣醫業凡交咀藥味炮灸擣磨刀圭之工夙夜不倦且究百家方論證治歲久鄉稱善醫求請者無暇日頌君益負衣褐趨走閭巷親視羸弱益不以負財為較而人亦不以韓伯休視頌君也僕于君有感焉時官小吏臨民之不幸假



以威刑要以勢利及其端呼求懷然沒出之于無反為效貪醫治疾庸何殊而負富其家者有矣頃君獨勤勞布衣而不以貧為己累其視諸要人為何如哉雖然彼要人者豈不知民命之可重蓋獨無愛民利物之心耳苟有愛民利物之心則休揚惻隱已默會于其中其將拯水火之不暇又奚暇要為哉故無惻隱之心者不可以有位亦不可以為醫

送陳誠甫下第序

自古多英材卓犖之士然後天下之網羅不足以羈縻之上而負鼎割烹下而飯牛扣角前後相望觀其當時事業使人千載仰慕有非可以意料之者而況于科目乎西漢以來曰明經曰賢良曰孝廉孝弟力田茂才等科然而取士豈沒有如前人者乎其事業可方否今之登高科轉文字有如此者予不得而知

之矣嘉禾陳君誠甫領鄉舉歌鹿鳴而來會試春官者凡七人皆不合于有司而去得非不可以意料之否不足以網羅之否况駕之材所施之士其御之也必有道雖然昔之在官者求于人今也求于官予知其所以有合者難矣嗟夫世之事豈可以意料哉他日有登高科顯事業而在夫七人中者予不得而知之矣陳君勉哉以不詳僕今日之所云

贈張允道序

泰定四年夏將季予泊舟東昌李開務聞方倚蓬傲兀嘆無與語者俄有長裾曳履丈夫登予舟問所從來且扣今春登科人姓名與予語竟因問其姓張允道其字亨盧吳先生高弟也明日見諸周家店又明日舟次七級而允道舟亦在焉予亦登其舟而允道出其平日講磨之易問及詩文三四篇予讀之不倦



又頃其舅氏履眉皓髮怡然從外來併言其親劉氏者善讀書  
允道之所從遊也允道家彭城今居順德將南之首親聽其言  
論萬實予將納交而勿疑焉乃告之曰士之處于世東西北南  
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交友相慶者又不知其幾何人利名汨其  
心患難易其志毀譽疑其行富貴積其忌則有漸不克終者矣  
予方俛焉而思則又有不敢必于他日見良君子以為久敬也  
予觀張君胸中隱然豪傑之氣則予所言者不在今日也予先  
曾大父雒陽五老宋名臣之後金亡之初宋之季年由汴而淮  
而浙蓋想望中原故墟草木凋謝丘隴蕪沒每一興懷不能不  
感慨于當時也他日與君過彭城汎雒水訪逕遠日近談今  
古苟可以成後日之取而不磨者幸毋忘今日之舟中為書  
以為序

送新安程伯義之吳江州直學序

聖朝建學校以為教養之地凡郡府州各設文學掾以為業士  
者之師各置學公田以為業士者之贍主其金穀簿書期會之  
煩又必設直學一人以司其出納所以尊師儒之嚴而不敢瀆  
也故居教官職者摠識其大略而直學事者實纂其詳也而直  
學之選則于士子之文雅純順者舉達路府而屬分憲官試可  
始俾受府檄以充是職秩滿三載則授邑庠諭錄而居師儒之  
席矣緣是遴選其職為不易得至正元年秋新安程伯義始以  
吳學薦而即得分憲試可遂直吳江州學事故吳之士人喜為  
之賀也愚嘗聞古者國有學党有庠術有序而周人學校設教  
不領于六官豈非事大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轄與至于  
釋奠釋菜之禮又皆在有司行事及隋唐之際州縣皆立學直



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今于學今則庠養之義釋奠之禮  
備在學校故每歲士祿及春秋上下則直學者趨奉府長以供  
其事故其職為尤勞雖然學校風化之原禮樂所關今日廩給  
出納之勞則後日庠諭教養之漸今日趨鎗于邊五筮筮之末  
者則異日講教于泮宮明倫之本也是則居教官者既慎擇斯  
士而直學事者可不謹敬其職以資教養之方乎伯義居鄉好  
學長為通材有純而行謹吳江之學誠可為得人賀學舍居州  
之左而瞰震澤東望三江而州多節槩之士他日有能以文字  
顯而繼三高之風者其孰謂非教養之功耶其孰謂非直學者  
相成之助耶伯義之行長洲學諭吳君季實首倡以詩而朱德  
潤為之序

送楊儀父游京師序

楊君之出游也邠庵虞先生既播其先世之美于詩序而語其  
四方風俗之異且為作姓名字說以廣其志意謂物之文者莫  
盛于輩也故以為楊君名謂其用著也故申之以五禮之吉事  
與夫軍賓嘉所用旌旗車服之飾是其文與儀俱著也故字之  
以儀父曲禮曰祭宗廟疏趾玉恭曰玉后禕衣詩曰翟裼以朝  
又曰右手秉翟又見其文之足用焉若夫以禮節文之則在于  
楊君抑又聞之鷹隼其飛也輩則其名之義又侔夫楊之姓焉  
先生以是名字之是行且用之方莫備于此也楊君迤邐上京  
師求予畫為贈言引首弗徵予言畫既成矣予不能無言以是  
書于畫左

送顧定之如京師序

元統中淮東顧君定之以寫竹得名日與僕相送于翰墨之間



未幾定之調龍岩都巡別去至正五年定之又任毗陵錄判服  
夏還吳暇日出其近作行筆適勁風稍雲翰真得蕭協律之法  
矣僕於是知定之專心致志非流俗所可知者惜其去京邑遠  
無相知薦起以觀天府寶藏以資其筆力之壯而久于司邑以  
淹其清材一日定之來謂僕曰某將試藝于京師矣僕于是喜  
曰吾黨可賀矣定之小心謹畏勤事奉公凡官于某鄉某鄉民  
皆樂之今又將趨京師得奉王公大人接四方學者則其學與  
仕豈不充且大乎乃喻之曰夫竹之凌雲聳壑若君子之志氣  
竹之勁節直幹若君子之操行竹之虛心有容若君子之謙卑  
竹之扶疎瀟灑若君子之清標雅致是皆定之平日意念之所  
及也况定之以儒家者流游戲弄翰其朝夕思行之美者至于  
逼真不已今則至于真似竹矣又復思夫竹之所以似君子者

勵之乎之施之于日用之間措之于臨民之際則其為助也豈  
不多哉遂書為序而拉諸君子歌詩以餞之

送鄭學可山長序

州郡有書院自宋太平興國中建白鹿洞始自而後有嵩陽岳  
麓應天府四書院皆儒先君子講學之所蓋古者黨庠遂序之  
遺意也迨至國朝凡郡縣有先儒遺跡所在皆得請立書院且  
設山長一員掌教養事學道書院益吳國言公子游之故祠也  
子游在孔門嘗以文學稱而武城弦歌之治乃被服孔子之言  
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以為禮樂之教今書院  
以學道名其以是與至正六年秋餘姚鄭君學可來為書院山  
長職教養之三月諸生德之邑人稱之是宜為賢師儒矣乎夫  
道之在天下若大路然無遠而不可而書院特以是名者豈非



以子游之學著于聖門而吳又為其鄉邑先儒欲使邦人漸其禮樂之教而知夫道之所以發原于天者即人心之秉彝好德著于行事者也故特揭其名而使夫未教于書院者有所承也鄭君在吳凡三週歲設訓導以教大小學入歲租以養譽髦之士居而學者德之去而邑人敬之豈非能承于古訓與傳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禮者殊事所以合敬樂者異文所以合愛自周迄今百世而下聖人之道不泯子游之教不息由禮樂之教在天下愛敬之道在人心故也職師儒者以是為教而學者不可不求其所承也冬既孟鄭君既滿秩請先生賦詩以餞其歸俾朱德潤為之序引德潤不敏不敢以學官論敬述言公之訓以為贈言云

送張尚書序

至正九年秋詔以海道都漕運萬戶張公德昭擢吏部尚書蓋朝廷公選也公將行矣而吳人有懷徠之思咸作歌詩以為祖道德潤曰公之居漕府一方之民受惠矣公之入朝天下之民將受惠焉吾黨母以懷思而惜公之去今天子明聖賢相須摠百揆願治之心久矣于是擢公為吏部尚書夫吏部六卿之長也尚書吏部之長也凡內外任官之資得與宰相參可否自七品以下又得專裁而銓次之天官之職可謂重且要矣夫以庶官之賢否列職之當否皆係于生民休戚而內外百司之官有長有貳長曰可貳曰否事不得行矣長曰可貳曰可事亦不得行矣方今治教休明際天所覆莫非王臣而比年中原水滂相仍穀麥不登湖廣地接徭蠻雜制易擾供給之餘耕桑俱廢國家經費獨仰于東南而已往年小醜掠海民之飢者偷生而送



養之

之蓋以徵輸之過民失其食倉廩羨餘州縣剝之不留恤大府受之而不加詰凡此數端皆關於撫字之職欲擇守令之賢固在于朝堂而制貳之選則出于吏部張公是行也以撥煩治劇之材舉濂揚清之政入與宰相論事出為國家選材不以計資授官而以量材任職必得長貳俱美衆務畢舉惠之字之教之將見聖朝有得人之慶生民有蒙福之賀矣

送王郎中序

周官太宰六計俱以廉為本而後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其所以選材而任職者亦曰直哉惟清為誥教之本是以治定功成而降盛莫有加焉國朝制自省臺院部百司及方岳土守之職各有階官以崇其功考其入仕者自宿衛供奉史學文儒儒使等數途以試其材否故顯官達人多魁傑英偉有能經

國家而寄民命者然而朝廷之大四方之廣或有德不侔而材不迨者何哉蓋以法制雖一而風土不同人情爰異苟非廉明通材鮮克治焉古義王公輔卿未為都水庸田食事廩而勤明而毅嘗早夜孜孜于王事自治教風俗田制水利賦稅經筵靡不盡心詳究非其道雖一毫不取與故臨事灼見衆情如龜卜計數莫敢遁焉蓋古所謂能經國家而寄民命者也為治既久遠近聲伏庸司綱紀倚公為重公方驗地利量民力欲蠲其無徵之賦而達諸朝省未報嘗慨然有澄清之志至正十年朝廷以江浙行省佐幕之人權公為郎中長公曰余昔嘗忝執法齊戶部僉憲山東湖廣歷採四方風俗民情而究治之蓋法有不能齊德有不能及者矣近俗澆漓抵欺相尚欲脫其事者購冷言以排斥之併為一談以故事多失其情實而文牘所記虛言



而已公每臨事必察其情實民無隱焉德潤孤陋無識閑居僻處公每移節下頌談詩書論風俗而德潤也衰病廢學愧無以資公之遠且大者願公以天時地利之消長為東南民力之少貸則公之厚德下民受賜均矣姑書以為序

### 送王尚書序

至正十一年冬詔以都水庸田使王公士敬為兵部尚書十二月僦使來迎治裝將行有司祖道民人頌德朱德潤執爵而言曰兵部古夏官之職也在成周時掌九伐之法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唐以來尤重其選若姚元宗杜正倫皆典其任五季始以司兵屬樞密焉國朝混一區宇輿圖廣大于是中書兵部寔掌職方圖籍及四方驛傳山川險易道里通塞閑梁高下而為邦賦稅海外奉貢往來使節館穀之

供自邦畿至海隅皆置宿館于州之近甸迨至畿內則較磨舟馳重足交駟而數上京師則工告其至吏書其物國資其用民惠其綏其職豈不繁且重哉朝廷以是慎擇老成諳練故典惟茲王公宜在其選然而比年山荒所及盜賊所經民多流亡驛逆艱之雖朝廷每加存恤而恩賜貴胄倍于常使于是俛首執役之民困焉夫中書天下之本至議論可否惟六部得參覆之王公是行也知天下民力之艱閱四方圖籍之便明察治體以重者論此其時與傳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今邦畿之內未有所集凡告至書物資國惠民有閑治道之重者參之覆之其在王公乎其在王公乎

### 申生論

驪姬構難于晉嬖獻公謀于宗卿貽其幸臣使太子申生竟罹



不辨之禍由是二公子作奔逐群公子晉室之衰實基于此初  
姬以申生矣且長國人所歸故速之死然申生雖亡奚齊亦滅  
二公子躡踵而歸重耳卒以霸國二十年間斯民塗炭晉之社  
稷不絕如絛而惠懷無親秦嬴失節晉之宗盟于是乎亂當時  
使申生送士為梁餘之言如二公子者出幸而天假之年得返  
晉國以主社稷不系宗祧則亦何害于名義倘使二公子皆如  
申生不過獲一孝恭之名晉之有 其能國乎女孽之禍甚矣  
自古國亂家亡靡不由此嗟夫

### 盜殺韓相俠累論

士之未仕也盡孝敬于事親事長而臨下加之以恩處事折之  
以義此君子之道也若既仕也以之事君臨眾則可以立功揚  
名流芳百世苟為不然則雖刳股食親之身徇國無足云矣女

之未嫁也盡孝敬于事親事長而處閨門有禮若既嫁也以之  
事舅姑事夫和妯娌則婦德甘儀可為家訓苟為不然則雖殞  
身立家無足云矣嘗觀傳載聶政姊一事可謂流俗鄙人之尚  
者夫聶政懷嚴仲子奉已之私而殺韓相俠累其罪大矣故寧  
殞身以自逃于王法所以皮面決眼者蓋亦自取其行而不敢  
暴白于世故寧滅名以自逃于名義此其志也不然其身之不  
恤矣暇恤其同氣哉而其姊乃哭之曰是軼深井里聶政也以  
妾在故自刑以絕逆妾奈何畏誅以滅賢弟之名嗚呼以匹夫  
懷私恩而殺一國相其姊猶稱其賢倘加之以懷私犯上者則  
將何以名之耶由此觀之聶政之悖禮犯義而成其盜名者其  
姊也夫其姊也夫故書曰盜殺韓相俠累

### 壻闔跣說



朱子夏坐有蟻鬪長踦於牖下俄頃踦敗蟻嚙而食之予憐其同類也而相殘焉解而置之則踦已斃夫踦蜘蛛類也小腹而長踦蟻亦蜘蛛類也斑而短螯差小於踦而其鬪甚力螯甚利所以踦見敗也予傷踦之斃而惡蟻之不仁也嗟咨良久有童子來視之曰長踦蓋俗所謂壁勞也燈壁間善攝人影則損人精氣予不知其能實能否也然惡其所嗜之不仁而亦為不仁之嗜矣書以記之

### 潛虛易說

天地之數陽奇陰耦陽不能獨立也必以陰對持故一必二二必四小數極于四凡一二三四生數也大數極于九凡七八九六成數也至五則安居數上而天地之數備矣至十則復為一三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变化鬼神之用也天數五一三五

七九陽奇之數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陰耦之數也奇與耦相得一必有二也奇與耦相合一生水而六成之也以五生數合五成數故小衍之則成一大衍之則成五十也成必有損故損一以為用其用四十有九也合五奇五耦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此天然之數也太玄潛虛乃以五行生數為原焚本基五行成數為委燄末及家又以生成之數十則去一而存九去二則存八泝而上之去七六五四三二一至十則不去積所去之數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行以為潛虛此人為之數也夫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奇而耦二而奇三才之道備矣乾坤闔闢化育之功也天地變化生物之序也一往一來復始之道也一進一退否泰之幾也又若損之懲忿窒欲益之遷善改過鳴謙則吉鳴豫則凶天時人事之理歲以加焉雖



然久于斯道者其惟怕乎至若吉山祠福消長存亡之几以此  
知未以此藏往六曰誠而已矣知微子讀易甚熟衍數其精誦  
卦爻彖象文言其應如响求予作天地山川人物草木之象僕  
既為之象形矣不能無書、不盡言寄之象外

異域說

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毗陵監郡岳忽維平  
陽同知散筵台偕來訪自言延祐間春宿衛近侍時有佛林國  
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酋長地有水  
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法先于近海十里掘坑并  
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為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  
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未勢若粘裹其  
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為撲沒人

馬既迴速于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迴過坑并則水  
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夜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  
又能燃毛為布謂之梭福用密昔丹葉染成沉綠浣之不淡其  
餘攪趨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鬣尾垂  
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  
度海方抵京師焉岳監郡同知既別去僕書而記其說是歲  
十一月十九日也

蕭景茂傳

蕭景茂者漳州龍溪縣隔州里人也性謹厚以信義著于鄉里  
至元甲子山寇劫掠漳浦縣諸鄉景茂率鄉人樹木立柵賊至  
堅不得入而別鄉人有潛與賊謀者引之從間道入由是景茂  
被執賊偕坐使拜景茂曰汝賊也吾何拜為賊乃生置景茂軍



中俾藉以誘民脅從景茂罵曰國家何負汝而反耶汝之族党何辜而汝累之汝之鄉民何辜而汝累之賊相頌語曰吾殺人多矣凡至吾若者皆哀號以求生未有若此餓夫倔強不屈者度其志終不為吾用與其存之以取辱冒若殺之以令眾遂縛景茂于樹封其肉使自啗之景茂含血而罵曰我食已肉雖死不憚汝等逆賊將碎尸萬段狗彘不食汝肉也賊怒絕其舌而死是年某月賊既平龍溪縣以事聞給賻塋之禮俾復其家嗚呼勇哉禮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又曰有義之謂勇敢夫景茂者編氓也卒然遇寇至能備禦以護其鄉有比閭之義焉臨難能死事有敢勇之義焉生雖無爵死宜報焉





程